

孽
世代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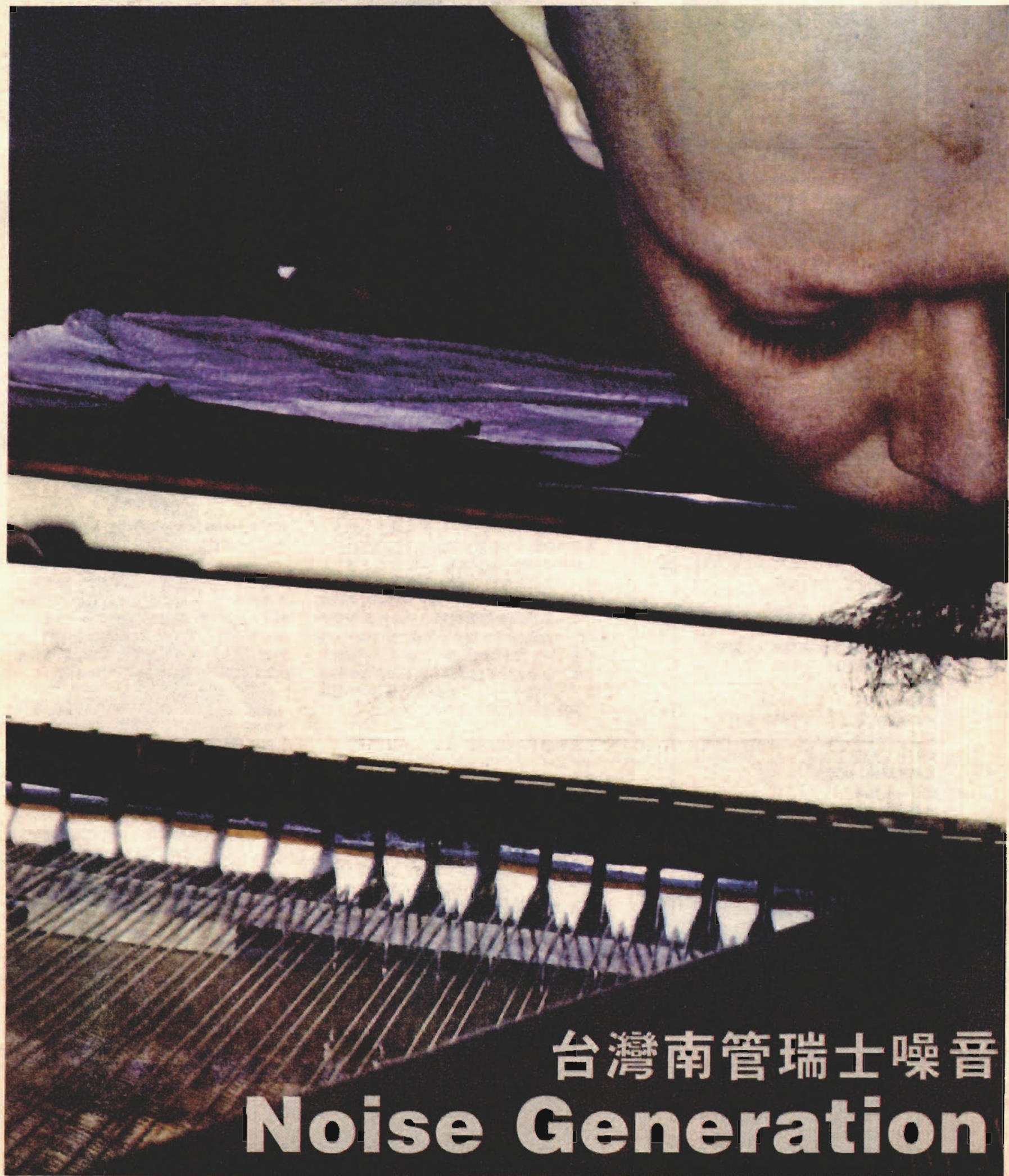
亞洲的吶喊 II 系列二

Alternative Realities 電腦美展

白色恐怖之左翼青年史：大河悲歌系列 新科學聖女貞德 - Barbara Moclintock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南管瑞士噪音
Noise Generation

破

第二十四期 噪音的 南管的 只有主才知道的

破媒體小鎮破叫春破出走破破
交響曲破春宮主義破裸體破空
製節破酒神祭破陽具破電檢處
項卒破社曾的本
破波西米亞報
破皮破印度神
破社會的本
秋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
戀愛了破平克佛洛依德破三
立報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的時候
破平克佛洛依德破三
破老人與海
破政府主義破皮破印度神油破總
立報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的時候
破平克佛洛依德破三
破有破破柯破印度
破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的時候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荷、李瑩芝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蓓琳、王錦華、
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
洪凌、邱莉燕、紀大偉、Anes、Fujui、
劉行一、陳雪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段愛蘭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刊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台報字第 00 八五號

中華郵政台北字第二七七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本欄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 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 元、半年
(25期) 875 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 元、一年
4488 元、亞洲半年 1825 元、一年 3723 元

。港澳半年 1550 元、一年 3162 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 元、一年 2295 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 元、一年 2856 元。

趕完了活動，忙著製作專題，看起來像是刊物自我生產的一個好方法。別的媒體自我生產大概沒那麼難。後來才知道（應該說驗證了）在關係網絡裡使力，較量地通常是有禮相待的往返，而非真槍實戰的資料傳送。如果你的記者會遇到了王牌紅人李連杰、或蝦兵小將王傑、羅時豐，那麼你就要祈禱了，因為隔天的報紙藝文影劇版這些都會是頭條，大家跑同一個記者會，從相同的新聞稿裡生產出每日的「不同」新聞。我們的世界好像就是被如此的生產出來。

活動的評價有好有壞，編輯部說什麼都有點不適當，懶惰點就交給讀者或參加者評論吧。所以專題的重點除了放在現場的實況描寫外，與 Schimpluch 一場談論與企圖勾勒世界噪音地圖的談話無疑是重點，當然還有例行周邊評論與諸葛之類的。

蓓琳為了作採訪看到了老鷹，也體會了依附在許多研究計畫與團體所支持的紀錄片背後，保育美學與環保美學之間差異，讓我們想到常常在歐洲無政府大會裡當大師，受講話的社會生態學家 Merry Bookchin 所說的：「生態的問題其實是古典的階級問題。」生態紀錄片作為一個美學形式，除了教育與保存的含意外，其實還必須回答紀錄片要問何種問題的問題意識何在？

欲整裝玩滑鼠、上網路的錦華終於看到了科技推動美學形式變異的力量，Alternative Realities 的展覽倒是網路遊戲族可以一試的「藝展」，阿多諾與班雅明若生在九零年代末，必定驚訝自己的預言早已被現實遠遠的超過。淑雅努力找回八月份到十二月份參與「亞洲的吶喊 II」的經驗，繼續她民眾劇場的志業史，「性心情」夾著魔女巨大的火力與親密同志的論述支持，新的號召聽來動人，看了報導應該想想自己如何 DIY 一本，自己來作作老人的、男人的、同性的、雙性的、戀物的、原住民的、短小的、鬆弛的、未成年的，在不辜負安妮愈來愈好的說故事技巧。

最後，準備準備我們要去搞下一場黑鳥的演唱會了，你們等著看就好了。



來函照登

2月2號，是個乾冷的一天；晚上七點半，實是冷得緊，但在敦南誠品地下正有個熱烈的活動正要開始。一到現場，哇！乖乖！各方好漢，兄弟皆來幫忙、插花，如記得沒錯的話有：濁水溪公社重要若干人馬，到哪都看到的劉行一，蒙得你安的老闆之一，當然還有咱們 POTS 的頭頭等等，還有一堆攝影師 Dndy……甚至 TVBS 的小記者都來了，真不可不說聲勢浩大，但是，好話說盡了，該是面對殘酷的現實了，那就是——這次活動並不很成功，甚或冷血點地說是非常不成功。

為什麼？先談：第一天（2/2）好了；一開始延持了約半個小時，好戲還在後頭呢！先是江大姐之翠，她帶著她那四人小樂團上台演奏近一小時 BPM 可能都還不到 30 的演奏，聽到後來我左方的聽眾已有點不耐地抖著腳；結束前時咱們江之翠大姐以她那很意識流的走法下了舞台，接著演奏者也依循下台——只剩下不知是否已結案的觀眾。哇塞！救命呀！觀眾花了 250 元入場難道只是為了要看江之翠小姐優雅從地從舞台走下來？看團員們依循地退場 Have give me a break 真是——唯一可恥的

是在瑞士噪音團效果器的不時加入，不然真的會死的很難看……。

接下來的瑞士噪音則較有看頭（意思是其實還好而已），他們在表演當中融合了殘酷劇場，如其中一團員在「演奏」……或「表演」中用皮帶用打自己；和環境劇場如：他們演中其中一團員不斷騷擾觀眾，但或許是因器材的關係，整體效果並不令人滿意。

第2天（2/3）因前一天（2/2）的失望而晚了點到，只看到了第三段的表演；但，依然是台上的人 High 的要死，劉行一還在旁丟啤酒瓶助興可是仍是自己人爽得要死，而台下的人依然不知「他們」在幹嘛……。

整體而言，第一天換場時間過長，表演主題不明是最大缺點；第二天則是渲染力不夠（但已比第一天的時間過長好多了！）。

但我仍期待下次「黑鳥」十黃秋生的演奏，因為不論好壞我們都要繼續支持這樣的活動……不是嗎？！

讀者 林正欣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本欄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本欄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破週報第二十四期目錄

噪音與南管

The Noise Generation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編輯室手記
- 2 讀者來函
- 3 目錄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報報 POTS CURRENT

藝術寶果 ARTS

- 11 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曖昧冷笑
——另一種真實,澳洲跨文化美展

影像輪盤 FILM

- 13 簡簡單單看鳥去

電子花車秀 PERFORMANCE

- 21 民衆內部是怎麼「搞」的
兩性決明子 GENDER ISSUE
- 23 打開情慾黑盒子
——何春蕤與八個女人的性心情
- 24 妳的,新性學報告

破專欄 COLUMNS

資訊文化

- 5 網路沉溺症
- 5 一個網略沉溺者的反駁
- 6 NOISE
失序自殘與憎恨
——叛客 G.G.Allin 的一生
- 7 豚小屋專欄
海明威小說中的男性氣概
- 8 大河悲歌系列
我坐三七五的牢
——一個農羅慶增的回憶

永恆法西斯四

- 25 民主社會正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書品

- 26 新科學聖女貞德
遲來的殘缺正義
——評玉米田裡的先知

另翼一律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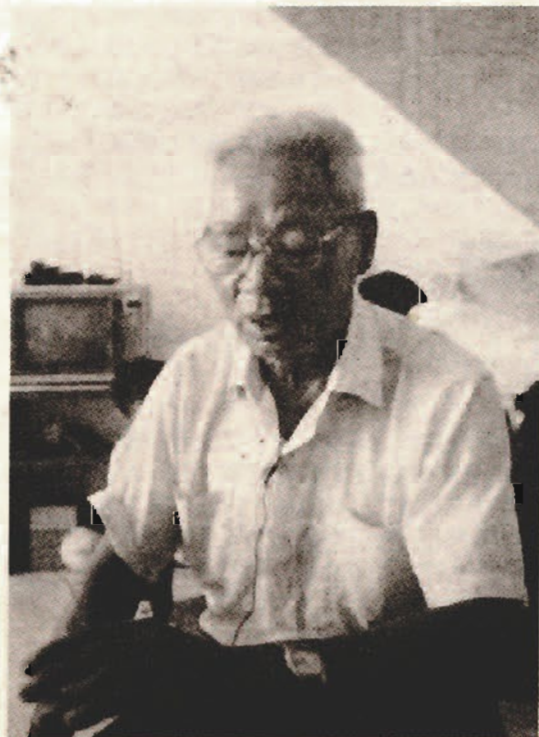
- 29 小紅花
另翼通訊口號:
——愛愛的人不愛不愛的人



破專題 FEATURE

噪音與南管

- 15 主動造音 —— 文化噪音 DIY
- 16 ESSEN
—— 瑞士行動藝術在台南
- 16 偶發, 過噪音生活
—— 普普藝術新現實主義與偶發
- 17 聲音的黑盒子
- 17 夾子表演
—— 夾住你的腳趾夾住妳的腦神經
- 18 打開噪音的黑盒子
—— 歧異就此生發
- 20 既不噪也不淫
—— 一場未完的蛻變
- 20 美聲與噪音的鬥爭



目錄

03



■二月二日女人治國，難過門檻 ○○、XX配誰當選？臆測滿天。

對無法跨過一千五百萬參選門檻的女性和諸多弱勢族群而言，似乎只能被迫在押保或投票抗議兩者間二選一。主張「女人治國」的女總統候選人施寄青偕綠色政黨召集人高承炎，再度前往內政部抗議對窮人不公的選舉遊戲規則，可惜這些官員們人微言輕，怎抵得過李登輝「老大」總統一句「門檻太低，不是大家都可以參選嗎？」的法西斯言論。「解放家奴」尚未成功，「弱勢參政」仍須努力。



性別

■二月三日打破票房毒藥說，紀欣參政加油

自願做女性參政的指標，紀欣辭去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的職位，由李元貞暫代庖廚，自己批戰袍上陣了。曾舉辦過數次「婦女參政營」的紀欣，感嘆三黨提名婦女的比例實在太少，而在政黨夾殺資源的選戰中，又似乎不得不依靠政黨的力量。如何打破歷次選舉中「婦女參政為票房毒藥」的說法，讓那些男性「專家」們跌破眼鏡？紀欣，加油了！

藝文

■二月四日侯俊明 Say Yes, My Boy

即將在今年五月赴丹麥哥本哈根碼頭參展的侯俊明，將他的曾獲獎作品海運前將地公開亮相。這件名為「Say Yes, My Boy」的貨櫃裝置全以玻璃磚組成，紅綠為主的噴漆色彩中，有兩個立體男性造型站立在貨櫃中央。動感的性器與透明易碎的玻璃，真實交錯的反映出男同志的情慾處境。

■二月三日 首度公辦二二八紀念美展北美館登場

自三年前的台北南畫廊及藏晶畫廊籌辦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美展開始，此項藝術界陸續響應的活動終於由私立畫廊跨入公立美術館。儘管去年二二八紀念盃引發爭議不公平爭議的「王為河事件」；當權者也說了一大堆模糊焦點，要求大眾忘記悲憤向前看的屁話；今年民進黨內的「大和解」還很難解，還好，台北市政府和市長館都是自己人，阿扁說要主辦，阿字馬上承辦，二二八紀念美展在總統大選前登場，政治風波！政治風波！政治風波！藝術文化的前進。

表演

■二月七日

日前才剛在媒體上刊登「大家都知道三黨不過半，可能不知道我們的古蹟已剩不到一半」廣告文宣的文建會主委鄭淑敏，對於古蹟存廢問題一向表現出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嘴臉，日前她風風光光地出現在向以南北貨集中而聞名的迪化街上，淌一淌年貨大街的混水，陪伴李登輝的老婆曾文惠逛年貨大街，踩在仍因古蹟再開發問題懸而未決的迪化街，她的傷心地上，鄭淑敏的腳步輕盈、笑容開朗，還順手幫曾文惠付錢。

二月一日 - 二月七日

去線性時空的 無主體的 卡爾維諾的

媒體

■二月一日有線電視月費將漲至千元

代表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與頻道業者議價的有線傳播發展協進會，決定接受年代公司所提出，將近百分之五十漲幅的頻道授權費用，這樣的漲價勢必引起有線電視系統收費的調漲，根據協進會的計算，每個月收視戶的費用可能在九五〇至一一五〇之間。目前全台有線電視有三百七十萬戶，以每個月六百元計，全年市場收入超過二六六億元新台幣，不過以全台一六〇個有線系統，每個月支付的目標權費用大約是五十七億，佔收入四分之一弱，系統業者的利益是否太多？加上頻道經營者動輒鉅額的漲幅，簡直就是一條買空賣空的超級賺錢機器。

■二月五日「發現金門、回家」

曾經自行籌募《軍打雙不布》巡迴全省的螢火蟲映像體量振興，三月初將開拍另一部金門影片《回家》。最近他還規畫了一項名為「發現金門、回家」的活動，邀請在淡水唱那卡西的音樂手「金門王」王英坦與李炳輝，及豬頭皮、蕭福德組成的「蕭豬哥樂園」在大年初一至初三赴金門辦演唱會，同時播放《軍打雙不布》及他拍的金門紀錄片。

資訊文化

科技的飛躍進展改變了我們的面貌，未來的世界將在我的四周發生，人人都在談電腦的重要性，我們的生活正在和資訊科技不斷融合當中，然而只有少數人真正關心它。

在這個年代，像是「對科技文明的省思」之類的話語，像是滿街的野狗一樣隨處可見，奇怪的是每個人都還是只知道比爾蓋茲賺了很多錢、網際網路很熱門、台灣的資訊工業很發達，然後呢？

依然放任著電腦科技和作無限的結合，依然目的科技樂觀／沙文主義宰著電腦發展的思維，網路的集體寡佔好像是理所當然，美國／男性／文／學生／理工／白種／都

中階級、三種文化霸權在整個電腦相關事物上無限放大，竟然有以爲世界大同就要來到。

其實資訊科技、資訊工業不能代表電腦的全部，在電腦螢幕背後的cyberspace 仍然是一個「人」的世界，資訊的進步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夢想與現實、合作與競爭、理性與憤怒、和平與衝突、建設與破壞，甚至是愛與恨，都可能和真實世界一樣激烈，電腦塑造了一個新的文化，它將不斷地擴大，直到每個人都被捲進去爲止，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表象的觀察，必須有人深入其中。

討論一個資訊各種不同角度提出答案，只是顯示部份的開端。

網路沈溺症

電腦是現代生活中的重要工具，網路更讓資訊的溝通無遠弗屆，然而當電腦成爲生活的重心，網路成爲溝通的唯一工具時，人的價值與意義反而建立在人所創造出來的工具上，這是不是一個嚴重的偏差呢？

在美加地區，沈溺在網路上的人迅速增加，似乎有成爲一個社會問題的趨勢，從去年以來逐漸成爲媒體關注的議題，許多人一天在網路上十幾個小時，幾乎完全脫離真實的生活。而在台灣，也有不少這樣的例子，特別是在 BBS 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談「戒 BBS」的事情，曾有人以「大眾隱居機」稱呼電視，並以「一個懶懶、肥胖、睡眠惺忪的男人半夜坐在電視機前面看激烈的美式足球轉播」爲二十世紀的最大諷刺。而網路的威力看來也不遑多讓，一篇篇激情、活躍的討論文章，也許正是那些生活最爲無力、孤僻的網路沈溺者所寫的。

科技進步帶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然而這個便利性卻又同時讓人們依賴科技，這就是科技進步的一個弔詭本質，許多人堅稱個人電腦帶來了新的解放，它帶來的分權效應讓人們能夠更獨立自主地工作，生產力的提昇更讓人們有更多時間和能力提昇自己的心靈。事實上，只有原來就有能力的人藉由電腦得到更多的能力，本來就有豐富心靈的人才能因爲資訊的流通提昇心靈，懂得運用資訊的人透過網路得到更多的資訊，不懂得運用資訊的人即使有了全球共通的網路，在茫茫的資訊大海中依然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兩極化的現象、新的階級區隔，才是資訊科技（特別是網路科技）所帶來的結果。

網路沈溺的現象就來自於這樣的兩極化，想要透過網路獲得自我的人往往是最沒有自我的人，網路上的多采多姿解救不了真實生活的貧乏，反而讓真實生活更爲貧乏，只有一頭栽下去，讓網路的虛假不羈取代真實，直到真實生活幻滅，兩頭皆空爲止，像是吸鴉片一樣——也許網路正是現代人的鴉片。

誠然，能夠上網的人比不能上網的人擁有更多，但是不「需要」常常上網的人，才是網路時代的「有閒階級」，才是擁有最多的人。這樣的想法，希望能讓染上網路沈溺症的朋友們有一些啓發。

一個網路沈溺者的反駁

文／林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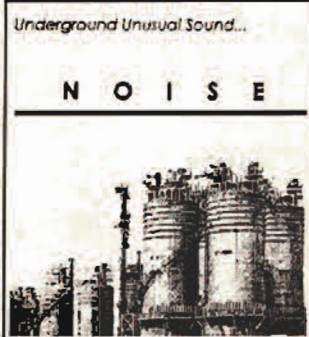
如果你認爲世界上有網路沈溺症存在的話，那我不折不扣是一個嚴重的患者，我常常一天在網路上十幾個小時，在網路上打的字比現實生活上說的話還要多，喜歡網路更甚於網路以外的社會現實，我的生活單調而蒼白、我的個性孤僻而沈默，和網路上完全相反。問題這是病症嗎？人生還不就是一天一天過去，沈迷其中又如何？世上的人有幾個不是拋擲生命在一個又一個小小事物上，換取少得可憐的成就感嗎？生命的意義即使各自不同，最終的評判者還是自己啊。

莊周夢蝶，不辨自己是莊周還是蝴蝶，我在網路上的生活爲什麼不能是我的主要生活？難道一個人的生活還有一定的標準？當你稱一種不對他人構成實質傷害的行爲模式爲病症時，事實上已經是一種預設價值觀的偏見了，請問這和異性戀歧視同性戀有什麼不同？有人寧願在網路上生活而不參與面對面的社會生活，那這就是他對自己生命價值的決斷，或許對你們來說很不值得，但是沒有人能代替他做決定。

甚至進一步來說，有人願意選擇網路生活，難道這不是因爲「社會」病了，使得人們在網路上、孤獨地面對冷冰冰的電腦螢幕之前，竟然能比社會生活有更多的滿足？而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壓抑每個人的潛在能力，讓一顆又一顆曾經懷抱夢想的年輕的心，在重重的限制下，只好尋求替代性的成就感。有人埋首電動玩具店，追尋用虛幻的數字所代表的尊嚴；有人窩居家中，在長方盒子（電視）之前想像著擁抱世界；這一切的根源難道不是因爲這個世界已經太過虛假，使得人們只好在純粹的虛假中逃避？如果要談正常與不正常，最不正常的就是這個社會！

也許十年二十年過後，那些過去的「網路沈溺症」患者，在他們的心底深處，反而會有一份「網路時代見證者」的驕傲呢，逢人便談起那個在電腦前面虛耗的青春，彷彿是人生的最精彩之處。

最後，我想再問一件事：出了校園之後，有哪個地方能像網路一樣能讓那麼多陌生的心靈相遇，在平等、不牽涉利益的情況下相知相惜？連左鄰右舍都不能互相認識，然而網路卻可以讓我認識世界各地的人！科技的發展也許有利有弊，但網路的普及豐富了我的生活，安慰了我寂寞的心，你不能否認這一點。



文 / 圖 Anes

E-mail
sac33946@saclinkl.csus.edu

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 G.G. Allin

我將打破所有阻礙，
「沒有限制也沒有法律。」
「我的身體是子彈，而觀眾就是靶子。」
「我的心是一架機關槍。」



◀ G.G. Allin 現場表演時將一位女觀眾拉至自己雙腿之間

▼ G.G. Allin 現場表演時自瀆的情景

失序、自殘與憎恨——叛客 G.G. Allin 的一生

現場表演的 G.G. Allin 經常全身赤裸或只著一條內褲，脖子上圍著狗項圈，右手臂上刺著青：「LIFE、SUCKS、SCUM、FUCK」，左胸上的刺青則是：「Live Fast and Die」並刺上書 G.G. 的一塊墓碑於自己的心臟上方……他的身上、頭上，處處可見血痕，都是自殘自虐的殘留。在應克搖滾的節奏中發出怒吼、洩憤般的「歌聲」，在台上踢著眼睛看到的東西，或向觀眾丟麥克風、砸垃圾桶；幾乎每場表演都與觀眾扭打……

一生入獄五十多次的 G.G. Allin，除了與合作的樂團 the Murder Junkie 現場表演外，其餘時間常耗在醫院或監獄。the Murder Junkie 的貝斯手表示：「他完全不在乎任何事，但我相信他恨每一個人。」從 G.G. Allin 的幾個作品名稱：I Wanna Kill You (1988)、Suck My Ass It Smells (1988)、Die When You Dice (1988)、When I Die (1988)、Gypsy Mother Fuckers (1991)、Bite It You Scum (1991)、Fuck Authority (1992)……等看得出來，G.G. 直接、清楚而極端地表達自己的恨

，常有猛烈痛擊自己頭臉的動作，在病態的生活中極力讓自己只具有動物性。

在一場於 New York University 的表演之前，G.G. Allin 看到學生在餐廳吃香蕉而產生靈感。在教室中表演的 G.G. 一如往常赤裸全身，慢慢地剝開香蕉，把香蕉插入肛門中，然後對著麥克風喊：「Are you hungry？」把手中的香蕉泥丟向觀眾，並走下台拿起身旁的椅子砸向觀眾，學生逐漸散去，不久警察進來命令他把褲子穿上，並要他簽下不再在 NYU 表演的文件。

台上台下的怪誕行徑使得知道他的人感到好奇或恐懼。在波士頓的 Spoker World performance 中，觀眾憤怒地對他喊：「Fuck you！」他答道：「All I want is be fuck！」；另一次表演中 G.G. Allin 躺在地板讓一位男子吸他的陽具；在自己的生日派對中，G.G. Allin 躺在廚房地板上，要一位女子跨站在他的頭旁，要求她「take a piss on G.G.'s mouth」，他閉著眼吞下液體，然後嘔吐出剛吃下的蛋糕、比薩……

G.G. 的兄弟 Merle Allin 表示：「他恨所有的事，雙親、老師，特別是警察；他恨每個人……他從未與任何人真正相處。」他回憶過往：「家鄉是在一個只有農夫、推土機的小鎮，沒什麼人在聽音樂……G.G. 高中時就穿女生的衣服，打扮成女孩」。G.G. 的高中老師則說：「他常在課堂做詭異的事……What an animal would be？」G.G. Allin 有次被訪問時答道：「我的生活方式……我只想到我父親，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母親，向她說：『你為什麼不把小孩殺掉，然後自殺？』」The Murder Junkies 裡經常全身赤裸，被稱之為「naked drummer」的鼓手則說：「在人群中他總是感到不舒服……他什麼都敢做。」

一九九二年電視新聞播報了在一次表演中攻擊觀眾，再度被捕入獄的 G.G. Allin：「It's a crime, not art。」（這是罪行，不是藝術）新聞並提到 G.G. 表示他「將會在自己的現場表演中自殺」，這樣的流言傳了一陣子。不久後 G.G. Allin 在表演中讀著報紙，憤怒地向觀眾讀到報上寫的一段話：「很

多人去看他的現場不是為了看表演，而是看他自殺。」他點燃打火機在台上把報紙燒掉。這時觀眾中有位女子說：「你為何不早點自殺？」G.G. 把她叫到台前，用力扯她的頭髮將她甩到牆角，立刻有兩位男子自觀眾群中衝向台前，把女子救走，猛力痛揍 G.G.……

不久在 Pace The Chase 的表演中，G.G. 赤裸身子邊唱（怒吼）邊猛踢任何物品，邊走下台，一面表演一面推打觀眾，或與男觀眾扭打或將女觀眾拉至雙腿之間，或撒尿在台上……所有的動作都是動物性的隨機反應，不久他就被表演場外閃著紅燈的警車送至 Jackson State 監獄中……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七日，G.G. Allin 在最後一場狂暴的表演後，與團員喝酒後返家。在毫無前兆的情形下，第二天清晨在 G.G. 的寓所中他被發現臉面腫大地躺在沙發上死去，身旁及手中握有吸食海洛英的煙具，死亡的原因是酒及長期吸食的藥品。諷刺的是，他的死是孤獨一人的，而非許多人深信的死於衆人之中。

海明威小說中的 男性氣概

文 / 紀大偉



豚小屋專欄

海明威一直是美國的男性氣概的典範。他的文字風格也深具威武男性的氣味，簡潔有力，剔除裝飾的修辭——因為正港的男子漢就是這樣，寡言而不矯作，在海明威筆下，只有女人和同性戀才會吱吱喳喳。在他的半自傳小說「旭日又升」（The Sun Also Rises，舊譯「妾似朝陽又照君」）中，男主角眼見一群娘娘腔男子湧入舞廳，即氣得心想「這樣人本來就很可笑，可是我還是想抓出一個來扁。」這本小說對女主角也沒有好話：小說稱她是 Circe 的化身——Circe 是尤里西斯神話中把男人變作豬哥的惡女（居然還有批評者說，這種攔陽的女人，是「長牙齒的陰道」——即把女人化約成性，再加以譴責）。『旭日又升』的男主角，為了確立男性氣概，就必須一方面用力區分自己和異己（也就是女人和同性戀者），另一方面又要確立做為男人的特質。有趣的是，男主角因戰受傷而性無能，所以上述兩種行為他做為加倍賣力，以便鞏固男子氣。

然而，許多（男）批評者卻紛紛認為性無能的男主角就等於男同性戀因為這兩方都沒有能力和女性做愛（相信嗎？有些八、九〇年代的英文論述還有這種論調）；當年海明威即氣得出面澄清，說書中的男主角只是生理受傷，但心理還是健康的。相對於上述一批男人說的蠢話，著名的女作家歐慈（Oates）就有見地得多，她認為這本書和海明威的其他小說一樣，充滿了男性之間的同性情慾（ho-

moeroticism），卻不是很同性戀。「類似」同性戀之處，不是陽萎男性面對女性的挫敗，而是男性之間的曖昧關係。

書中最具男同性慾之處，是鬥牛迷組成的鬥牛俱樂部（club of aficionados）。這個俱樂部的使命，是要擁護一名鬥牛士，參加俱樂部的資格，則是正常的男性；女性不行，同性戀更不行，而猶太人也不可以，就算花再多的錢也沒用。這種俱樂部只歡迎正常男性，可是俱樂部成員的慾望卻引人疑猜，男主角的目光即總是盯著鬥牛士，不斷誇贊鬥牛士是最俊美的男孩——他甚至主動擬合女主角和俊美鬥牛士上床。他究竟想從這種配對得到何種快感？

不過，男同性慾在書中始終沒能超渡為男同性戀：鬥牛士只是一個抽象化的神祇，象徵正常男人愛死的男性氣概。鬥牛士俱樂部的實用意義，是凝聚力量投注在崇拜的鬥牛士身上，鬥牛士就可以吸收更多的男性氣概；而膨脹的鬥牛士形象也會將男性氣概反饋到俱樂部成員身上。如此就可以強化做為男人的特質。也就是說，這是一場象徵層次的手淫，男人努力摩擦陽具，而陽具也不忘回饋，讓男人看見它的壯大，男人因此就更具男性的信心。鬥牛士也就是男人想要好好侍候的陽具——不過，這一切都只能滯留在象徵層次，倘若果真實現，正常的男子漢可會被嚇死。海明威的男人在書中沉默寡言，心裡可是焦慮的要死，小心，不能像個女人，也不能像同性戀啊。

專
欄



我坐「三七五」的牢

一個農羅慶增的白色回憶

採寫、圖／藍博洲

前言／大河底的政治風暴

苗栗縣三灣鄉大河村，舊名大河底；在地理位置上處在發源於神桌山（762M）的中港溪支流——南港溪上游北岸的橫谷內；據文獻所載，粵籍移民張大滿最早於清嘉慶二十年（1815）墾闢大河底；由於聚落緊臨南港溪流弧突出處，而其背後高處又有一座大埤塘，從北向南俯視，聚落就在下方溪谷底，所以名為「大河底」。

同治二年（1863）創辦「金萬成」墾號的大墾戶黃南球也入墾大河底；並於光緒二年（1876），從大河底往南，開展他的拓墾事業。

1949年8月底，50年代白色恐怖從基隆中學拉開序幕之後，一場政治大風暴隨即撲向全省各地；客家籍人聚族而居，民風淳樸的大河底也遭到了「清鄉」的肅清，村中的成年男子幾乎無一倖免，或者流亡山區，或者被捕入獄。

羅慶增，1922年生於苗栗三灣鄉大河底，佃農，1950年5月被捕，處刑13年。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

匪案彙編》書中所謂「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亂案」所載，羅慶增被捕當時的職業是「三灣農會代表」，「三十八年（1949）10月參加匪偽組織」，在「匪黨」裡頭的「職務」是「匪農民國團分子」；因此以「參加叛亂組織」之罪名處刑。

至於羅慶增是由何人吸收參加組織？乃至於具體的「叛亂」活動，在該案的內文中卻完全沒有提到。

1992年5月的某個傍晚，我在苗栗頭份第一次採訪了已逾70高齡、滿頭白髮的羅慶增老先生；也許是對我的陌生，或者是心中的餘悸猶存，採訪並不是很順利。後來我仍然不時地會去找老先生聊聊，一次、兩次、三次之後，我終於初步採集了老先生青年時代的白色記憶了。

至於羅慶增老先生當年是怎麼「叛亂」？怎麼「被捕」？經歷過怎樣的囚人生涯？以及心中所感所想？就讓我們年輕一代靜下心來聽聽他為我們所講的故事吧！

一、佃農的兒子還是佃農

我是羅慶增，1922年，民國來說就是……十一年啦！農曆的2月28日，在三灣鄉大河底一個叫做枇杷窩的農家出生。

我家的階級成分是佃農，阿爸、阿媽都是耕田人。我有一個阿姊，一個老妹，還有三個兄弟；我排在中間。

我從唸公學校時候開始，就要幫我爸我媽做田；所以，我可以說是「半工半讀」上完學的。緊工的時候，就要在家幫忙，閒工的時候，才能去學校讀書。因此，我的成績不是很好。

我讀的又是日本時代的學校；所以，一直到被它抓進去關以前，我對中國字並沒什麼認識。



大河公學校畢業後，我就跟我爸我媽在家耕田；我爸是佃農，我自己本身也是佃農。結果，佃農的兒子還是佃農！

還有，在耕田方面，地主的要求從來不會滿足的；今年的收成若是比往年好，不管我們收了幾多千斤穀，明年他又還要再加；他總是威脅我們說，你如果不要耕的話，還有別人要耕呢！所以，我為了一個家庭的生活，不得不又幫他耕。儘管租穀愈升愈多，我們還是得刻苦來給他耕；因為沒耕的話，一家人的生活就要成問題。

因此，那些地主看待佃農，就好像他們是皇帝一樣，我們得巴結、奉承他們。你若是語言上得罪了他，下一次，他的田就不給你耕。這樣，我們就得搬家，不知淪落何處是好？所以，不管他怎麼苛待我們，我們還是得忍耐地奉承他；沒奉承他是做不得的！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我哥被他調到南洋，去做日本軍伕；我老弟被調到基隆，去做日本兵；我姊又嫁掉了；剩下一個老妹。我家就只剩下我爸、我媽、我老妹和我自己四個人而已！

當時，我自己被派去地方的警

防團，留在家裡。因為我爸、我媽都老了，家裡的田就靠我一個人耕。我在家一直耕田，終於耕到日本投降了。

二、從狂喜到幻滅

日本還未投降前，我一方面要耕田，第二方面又要做警防團員，經常要被叫去派出所值班，注意有沒有空襲警報。

因為這樣，當時的生活相當困難。

那時候，被日本仔欺負得最慘，我就整日盼望日本的投降；日本仔要輸掉，要戰敗；我有這個信心——日本仔一定戰敗。

結果，真地，到民國三十四年，日本仔就敗了。

當時，我可以說，實在非常歡喜。

過了一段時間，中國官員來地方接收的時候，我們青年還到路上排隊迎接中國的接收官來。但是，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看到的國民黨的接收官，可以說是比日本仔還慘，還更壞；日本仔來說，還有一點正義的樣子；他們卻糊里糊塗；因為這樣，我就看不慣他們了。

另外，在耕田方面，佃農的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比以前更差。

相較於日本時代，光復以後，地主對佃農反而更加苛刻；所以，我們非常不滿；但是也沒什麼辦法；因為我們為了生活，為了生存，不繼續給他耕田是做不得的。

我耕的田，地主是三灣人，鄉下若是做戲什麼的，他若來到，我們的雞呀、豬肉啦，都要切來給他先吃；一直到他吃到飽，先走了；我們才多少與來訪的親戚、客人一起吃。

以前，地主對待佃農

，就是這樣的情形。我講的都是確實的。

我對這種情形感到非常不滿。我想，我的租穀每年都按規定照常給他了，從來不曾差欠過，他為什麼還對我這樣！但是，當時我也沒辦法，不這樣，他的地就不給我耕，那我們就活不下去了。

三、三七五減租

後來，我聽到政府有在實施「三七五減租①」。起初，大家都還怕！心裡頭想，如果照「三七五」實施下去，就一定會得罪地主；如果政府無法照「三七五」繼續下去時，地主要是不給我們耕的話，我們的生活就會發生問題。

而當時也有很多地主以「撒佃」來要脅佃農，暗中索取超出37.5%的租額；這樣，儘管有「三七五」，大家佃農心裡都還怕；有許多佃農，照「三七五」以外，還主動偷偷地多繳給地主，以防日後無地可耕。

一般講起來，大部分佃農的心理都是如此……。

我看到這樣的情形，就跟一般佃農說：「我們不必怕他了。」

我當時認為，今天，它（國民政府）不實行「三七五減租」，已經做不得了。因為怎樣？這個「三七五減租」是從孫文先生的「二五減租②」繼承下來的；它現在在大陸失敗了，跑到台灣來，它不論是實行「三七五減租」，或是放領土地；我認為都不是放領到它的。那些大陸過來的，全部是做大官的啊！而所有的土地是台灣本地人的；所以，它一定會繼續實施下去！因為它擔心台灣也會因地主壓迫農民的厲害，而像大陸一樣（鬧革命）！

後來，我對其它佃農講的這些話，不知怎麼竟會讓地主曉得，地主因此很痛恨我，說：

「那個羅慶增，最搞怪！」

所以，我想，我後來會被抓，一定和這事也有很大的關係。哈

哈哈！（苦笑）

四、逮捕、逼供與判刑

1950年4月20日晚上，差不多十一點左右時；十一點多啦！時間我不是記得很詳細了；那時候我已經睡著了。在睡夢中，我突然被一陣敲門聲驚醒；我下了床，走出去，打開門一看，看到有三、四、八個人站在門口；其中一人就對我說，要「戶口調查」，叫我跟他們到派出所走一趟。我不能拒絕，只好跟著他們走；結果，走沒多遠，他們就把我銬起來，推上一輛停在路邊，沒有熄火的「拖拉古」（卡車）上；直直把我送到竹南分局的刑事組。

到了刑事組，他們就在一個小房間問我話。

「你認識黃順錦③、江添進④，還有彭南華⑤他們嗎？」

我說：「黃順錦和江添進是我同學，彭南華是我朋友；怎麼會不認識呢？」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說。

「他們現在跑到那裡去，你知道嗎？」

我說：「我也不知道。」

結果，我就這樣被關了起來；關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大概有20天吧！他們才叫大河底的村長來保我出去，並叫我出去後一定要去把我那些不在家的同學和朋友找出來。

我回家後，也不知道要到那裡去找他們？所以就一直沒去找；這樣，差不多一個多月後，竹南分局的刑事又叫我回去。

第二次去，就不是這樣講了。我被疲勞審問搞了三天兩夜；只要我一說：「不知道。」他們馬上就拷打我，還叫我坐「老虎凳」；其中會令我印象最惡劣的酷刑是踩我的「腳囊肚」（腿肚子），被他搞得最相屈！

下文接第十版



到今天為止，我還有一隻腳走路不方便，就是當時被那些刑事踩壞掉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刑訊後，我還是沒承認什麼東西；事實上，江添進、彭南華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可那些刑事們卻不死心，他們認為：

「你年輕輕的（28歲），就可以做農會的代表，還做過村長！結局來講，一定是和那些人同路的人。」

我還是回答說：「沒啊！根本我就沒什麼事情啊！」

這樣，他們又動手刑我。

「沒相關，」我一面被刑，一面說，「我現在被你關，被你刑都沒相關（客語：不要緊）！等到你抓那些人的時候，真相就會大白！」

他們呢，根本不聽我的話；強強打，強強逼；逼到最後，他們認定我是搞怪（頑劣）分子！而我也被打得實在承受不住了，最後，我就和他們講：

「我和我的同學有講到三七五的事情。」

我這樣一講，事情就了結了。他們就拿那些口供給我看，同時叫我在上頭打手印。

我只受過日本教育，後來又都在家耕田，對中文根本就不認識；結果，那些刑事寫的口供，我也看不懂。

我打了手印就被送回牢裡頭關。後來轉送到桃園警察局，再到台北刑警總隊，再轉情報處，最後再被搞到軍法處；判了13年徒刑。

五、是叛亂還是亂判？

我想，這個事情是非常不應該的！（苦笑）因為怎樣呢？你根本就

沒根沒據，為什麼可以判我這麼久的徒刑呢？等到判決書拿給我時，同房識字的難友告訴我，我才知道，上頭竟寫說我「參加叛亂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還說我們要「劫掠竹南的空軍倉庫」。它就這樣判我的罪。

所以，我認為，它判我的罪是非常苛刻的！冤枉人嘛！我呢，當時來講，這個什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共產黨」或「共產主義」啦，根本就不知道。

（苦笑）哈哈！不知。

六、同房難友吳思漢

我被捕以後一直在想，自己無緣無故的被抓，實在很冤枉！但是，到了軍法處，我看到那裡有很多水準知識程度很高的人，也都在裡頭；我就想，自己一個不識字的佃農被抓到這裡來，算來也沒什麼好奇怪了。哈哈……。

在裡頭，我認識一個叫吳思漢⑥的難友，每次他家人若送吃的東西來，不論牢房裡頭有多少人，他一定要平均分給大家吃；有多少人就分成多少份。

還有，它要點名叫人去銃殺，都是每天早上外役還沒有出去的時候；掃地的、抹地的外役，它不放他們出去；過不久，看守就會叫人；喊了人，手銬銬著就要拖出去銃殺！

我心裡很清楚。

我記得，台大的學生一個早上就被叫了十幾個人，還有鐵路局的。其中以1950年，過年前，殺掉最多。

和我同房的吳思漢，他認為他自己也差不多會被抓去銃殺了；每天早上睡醒後，就穿好西裝，頭髮抹一抹，等它來叫。他知道時間差不多了。可點過名，外役放出去了，又還沒有叫到他的名字的話，他就把西裝脫掉，隨手一丟，說：

「幹您娘！還未輪到我，夭壽！……」

我對這種人的這種精神，非常欽佩。所以，我就會想，我雖然被他抓來關，腳也被打壞了；可我認為，跟那些每天早上有時七、八個，有時十幾個一起被叫出去銃殺的人比起來，我還算是幸運的。畢竟，我還沒被殺到啦！沒被殺到。

七、故事就講到這裡

我被判罪後就移送到店軍人監獄，大概在1951年1月左右，又再跟著其他難友被轉送到火燒島的集中營；到火燒島時，他們就把我的判決書拿走，一直沒有還我。

我在火燒島一共關了十年又五個月。後來，看到我刑期快滿了，還有一年半；他也不知是不是以為我們不會逃走了，就把我們送回台北的生教所。

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起關的難友，關到刑期滿了還被送到小琉球！我算來是最幸運的了，剛好被關了足足13年，沒減一天，也沒多加一天，就讓我回來了。

我的故事就只是這樣而已！

八、後記／這黑牢沒有白坐

從羅慶增老先生的口述歷史看來，他的坐牢只能說是坐「三七五」的牢；因為他在嚴刑逼供之下，只說了句「我和我的同學有講到三七五的事情」，「罪證」就確立了。

歷史自然會給予老先生應有的平反的！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老先生也不認為自己所坐的這13年黑牢是白坐的。

「最少，」老先生說，「我在坐牢期間學會了認字、讀報，而且也懂得了一個階級怎麼剝削另一個階級的道理……。」

老先生說著就一貫地發出他那哈哈的苦笑聲來。

後來，我經常有機會在一些老政治犯聚會的場合碰到老先生；我也聽到他總是以他素樸的階級觀點，和他的難友們討論各種問題。有一次，他講完話後突然向坐在一旁的我說：「你看，我這牢沒有白坐吧！愈關腦袋愈清楚。」

老先生說完又笑了。這次，我看到他是真地開懷的笑的；而陽光正照耀著他那滿頭的白髮及燦爛的笑容。

註解：

① 1949年1月5日，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為了緩解島內尖銳的階級矛盾，拉攏廣大農村的農民，並瓦解共產黨發展的溫床；陳誠隨即著手準備實施土地改革。

4月14日，陳誠頒布《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的行政命令，開始執行「三七五減租」，從此揭開了台灣土改的序幕。

按規定，地主每年向農民收取的地租，最多不能超過租地全年正產物的37.5%；在計算某塊耕地的全年總產量時，只以1948年的產量為標準，參照全省情形，由縣市地方組織的「推行三七五地租委員會」負責評定；然後再據此評定地租；租額一經評定即永不變更。

實行減租後，佃農所得反而占了總產量的62.5%；以往，地主的租額總是占農田總產量的六至七成；因此，地主自然不願接受。這樣，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糾紛就在農村各地「層出不窮」。

②「二五減租」即把農民向地主交納的地租額統一按土地全年收穫物的50%計算，在此基礎上再減去25%。

公式： $50 / 100 \times (1 - 25 / 100) = 37.5\%$

換句話說，也就是地主最多不能收取超過租地全年正產物37.5%的地租。

所以，「二五減租」也叫「三七五減租」。

③黃順銘，南庄鄉員林村人，佃農，1952年3月，以「參加叛亂組織」之名，處刑5年。

④江添進，三灣鄉公所職員，後來在苗栗造橋鄉被當場擊斃；其父江應發後被槍決，1993年5月，屍塚在六張犁公墓被尋獲。

⑤彭南華，河底人，地下黨幹部，在山區流亡幾年後被迫自首。

⑥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京都帝大醫學部肄業；地下黨幹部，1950年11月28日，與郭琇琮等人同案槍決。



真實與虛構之間的 曖昧冷笑

——另一種真實·澳洲跨文化美展

文/王錦華
圖/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攝影/丘德真

機 器人每晚睡前數的是機器羊嗎？

看過電影「銀翼殺手」，H 不經意問了這麼詩意的一個問題。是啊，如果機械不只是冰冷、荒蕪；那麼現代資訊技術的可能性在哪裡？如果手抄、刻版、印刷、攝影……等傳播媒介的演進，無一不對歷史文化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那麼華世代的資訊科技又如何改變文化活動的風貌呢？

來自墨爾本、雪梨的五位澳洲現代藝術家，此刻正在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展出一項名為「另一種真實」(ALTERNATIVE REALITIES)的澳洲現代美展。他們嘗試將資訊技術和藝術創作相連結，看看已帶來了超文件小說(hypertext novel)、互動式電影的資訊科技，到底能為現代藝術創作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自四〇年代，為應用於軍事及科學研究而研製出第一台現代電腦至今，「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到了世紀末，已經擴展到廣泛的社會、文化功能之中，成為當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中介媒體。以電腦螢幕 640 × 480 點、256 色的解析度來創作或從事設計的人愈來愈多，人們的視覺經驗也因此受控於圖像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如 Walter Benjamin 在他一九三六年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他像先知般地預言攝影複製圖像對藝術創作的影響；而此刻，這些圖像正大量不斷地重複出現在我們生活之中，甚至能夠被凝止、切割、放大、拼貼、剪接。

所以我們看到了 Patricia Piccinini 的作品「變異基因組項目：GMS R 遺傳控制模擬器」中，他試圖以電腦繪製人類的 DNA 圖（一如真實生活中，美國聯邦小組的研究），結果一種被稱為 LUMP TM（非進化變異潛能的生命形式）以虛構的超人類生物面貌呈現在我們眼前。

Piccinini 的創作一向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例如在醫學實驗室中生產的 LUMP TM 不但對用戶態度友善，更具有豐富多彩的遊戲性格，購買者可根據不同的經濟能力，在八種特別生物特徵中選購，LUMP TM 會為那些挑選到正確組合的幸

運者隨機地插入獎金或復活節彩蛋。

撇開幽默的一面不說，LUMP TM 也是一種危險的想像中的生命形式，它離現今已可執行的變體手術只有一步之遙；換句話說，它正是人類基因組創始的結果，只要使用電腦，經過多次地試驗 LUMP TM 就可以被設計出來。原來立意良善的生物發展技術，一旦應用在遺傳和社會工程領域，一個離「一九八四」不遠的世界就在眼前。

另外，在 Ross Harley 的作品「驅動：流動風景」電視錄影系列中，他試圖表現的則是技術旅行與流動中的風景。一如 Ross Harley 自己所說的：「在旅行中……環境遭遇電磁傳輸系統：汽車、火車、飛機、渡船、自行車等等的沖擊，使風景變成類似電影、電視

或錄像的東西。」Harley 自一九九四年開始進行這項時空運動的體驗，經由一系列描述性的個人軼事和世界各地的不同錄像所組成，他企圖見證當代社會的潛在主題本質上是游牧性格的，是分散又經常變換目的地的。

坐在長板凳上，看著眼前排列成圓弧狀的二部電視，變換著 Harley 的「流動風景」。畫面中或浮現 LANCOME 或肯德基等大企業的著名商標，閃爍在面貌模糊的城市中，飛奔向前的攝影機運動則帶有強烈「公路電影」的影像風格；另一方面經由電腦技術剪輯、變奏、重疊的影像風貌，又像是音樂中的三重奏——它們互相呼應、互為襯托，不斷迴旋的形式，與強調邏輯性的數字技術，剛好形成對抗的張力。機械的詩意——真是不可思議的視覺感受！



▲ Ross Harley 的作品「驅動：流動風景」電視錄影系列，由描述性的個人軼事和世界各地的不同錄像所組成；藉由電腦技術剪輯、變奏、重疊的影像風貌，形成不可思議的機械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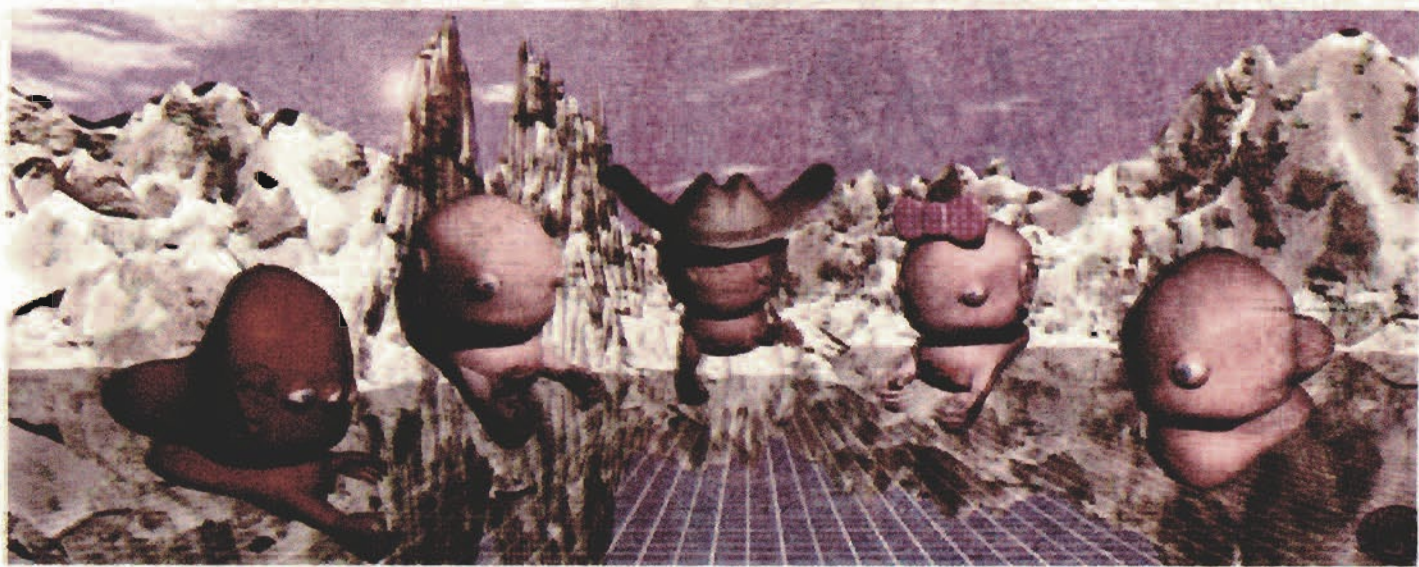
◀ Peter Callas 的「Erns Will 的畫冊：一個歐洲畫迷」藉由這個孩子敲打鍵盤的影像，使表面上看來不相關的圖像大雜燴，透過相關的歷史事件、日期和人物...，構成一幅公開的歷史。

藝術
寶果

下文接第十二版



► Patricia Piccinini 在她的作品「變異基因組項目：GMS R 遺傳控制模擬器」中，模仿美國聯邦小組的研究，以電腦遊戲繪製人類的DNA圖，造成又幽默又恐怖的未來世界的想像。



上文接第十一版

Peter Callas 的「Ernst Will 的畫冊：一個歐洲畫謎」是一個十一分鐘的動畫，它透過傳統的兒童圖片剪貼簿與畫謎遊戲，來探索歐洲的「私人歷史」。運用電視錄影和電腦技術，Callas 借用一個猴子敲打鍵盤的影像，使表面上看來不相關的圖像大雜燴，透過相關的歷史事件、日期和人物、電腦繪圖的私人畫冊，構成一幅公開的歷史。

在那些比 Channel V 更炫的畫面上，Callas 在他私人畫謎的圖像中進一步加入「莫測高深的代碼」，玩弄歷史和事件本身的真實性，並嘲諷了審查制度和大眾媒體在歷史敘述結構中的作用。不過，不太懂歐洲史的本地觀眾，可能得多死幾個腦細胞才能了解這個作品的寓意。

Rosemary Laing 和 Moira Corby 二位藝術家

則利用系統崩潰或「碰撞」探索技術失敗後的圖像表像，觀眾將可以在這些「失敗」的圖像中，體驗另一種視覺藝術的可能性。

利用碰撞電腦的辦法，Moira Corby 在電腦的虛擬空間中進行技術局限的實驗，通過電腦崩潰，她得以清晰表現視覺次序建立與分解的幾個階段。不論是人脸、貝殼螺旋結構還是哥德式拱廊，電腦崩潰了的數據，使它只能辨識綠色和紅色的小塊；畸形突變的連續畫面，使藝術家和觀眾一樣領略到全新的視覺空間。

和 Corby 一樣想窺見秩序與邏輯之外的美麗新世界，Rosemary Laing 在她的攝影和有機玻璃作品「無題（滑動記號）」和「無題（延伸地平洞）」之中，觀眾可以看到明顯的色調突變。透過技術不兼容的特性，Laing 作品中地平線和海洋的酸紫色調不僅表現了攝影作品中常見的彩色曲線的偏離現象，也表現了由自然

到人工合成的奇異景象。

一幅單純的海洋風景照，在 Laing 的「遊戲」下變成自然 VS. 人工合成，感性 VS. 理性的無窮對話；一如地平線的寓意——一種新的視覺與藝術的可能性正無窮無盡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綜觀「另一種真實——澳洲跨文化美展」，反映出後現代藝術家所面對的生活經驗是極度商業化且受制於媒體的環境，零星破碎的圖像累積與拼合、權威的淪喪和大量擬像的嘲諷，已經不可能追求一種可供分享的「真實」；真實的種種樣貌已透過數據控制的操作以產生電腦繪製的擬像，一切只剩下數字和數學構成，這是一個電子再現的世界，是一種新的美學方向，和全新的視覺經驗！

當李登輝在電視螢幕前對你露出他的大剛牙微笑時，當我們的婚喪喜慶不知不覺在各方面經過照像機、錄影機、電影攝影機的鏡頭，複製成一種新的現實時，一種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曖昧，正冷冷地在藝術家和觀眾身後發笑；因為藝術家在製造作品意義時所扮演的「原創」權威角色將不再可靠。然而觀眾也別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畢竟是「再現」面臨語義流失的後現代，你只能安慰自己仍擁有這一方「另一種真實」！

曾經，現代藝術家對攝影藝術的愛恨情結糾纏了一個世紀，直到 Andy Warhol 大方的給了我們 Marilyn Monroe 和毛澤東；而今生活在後現代的藝術家們，面臨電子媒體的威脅，又該如何避免重複十九世紀末畫家們恐懼及愛慕攝影新技術生死存亡的心理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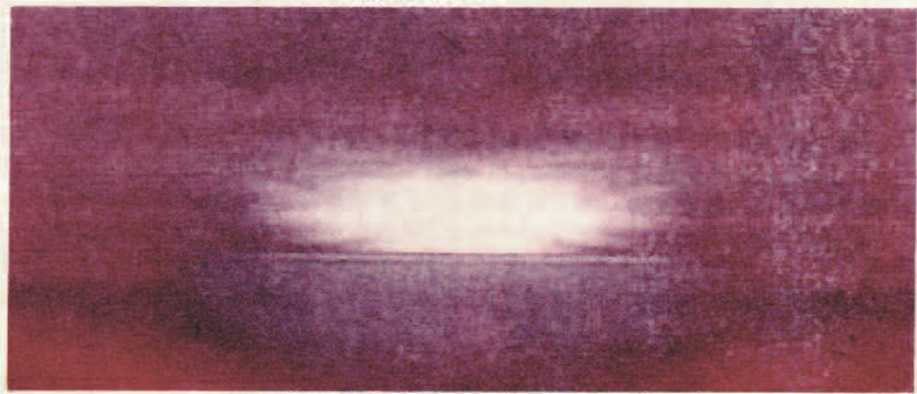
就從移動你的滑鼠開始吧！



► ▼ Mira Corby 利用「碰撞」電腦使之崩潰的方法，她得以清晰表現視覺次序建立與分解的幾個階段。



▼ Rosemary Laing 在她的攝影和有機玻璃作品中，透過技術不兼容的特性，表現地平線和海洋酸紫色調的變遷景象。



圖為兩隻蘭嶼角鴞亞成鳥。蘭嶼角鴞一直到很大的時候還需要親鳥的餵食，因此亞成鳥體型和親鳥一樣大，體重卻較親鳥重。



簡簡單單 看鳥去

文 / 萬蓓琳

是一個灰濛濛的上午，我和攝影記者丘德真很努力地在十點整出現在基隆港邊。一路上，我很納悶梁皆得所說的：「我們就在基隆港邊看老鷹……，很明顯，就在港邊的公車站旁。」在基隆港邊就可以看到老鷹嗎？都市長大的小孩，印象中的老鷹都是住在山邊的懸崖上，傲然地飛著……。

果然，就在一下中興號的港邊，熙來攘往的人潮中，一個人拿著望遠鏡望向遠方，那就是看老鷹看了四年的沈振中老師。一會兒，一群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出現，他們今天是來向沈老師請教老鷹的習性。十幾個小學生圍著沈老師，聽著他說：「老鷹，又稱『黑鷹』，大約每天早上九點到十一點，下午一點到三點，它們會從山裡飛到基隆港來進食，在海面上抓取鰱、肉、死魚、腐肉等為食物，但是今天天氣不好，老鷹們會搶在下雨之前飛來進食。」

這時，出現一個長髮、絡腮鬍、手裡拿著十六釐米攝影機的男子，安靜地在旁邊拍著沈老師和小朋友，他就是梁皆得。梁皆得拍鷹和沈老師，已經斷斷續續拍了三年了。突然，小朋友中傳來驚呼，原來一隻老鷹已經出來和大家見面了。又過了一會兒，遠遠的

天邊又出現老鷹的身影，「一隻、二隻、……，三隻、四隻……」隨著小朋友們賣力的叫聲，彷彿是老鷹給我們這群人的一點恩寵，竟飛來了一群老鷹。大人小孩努力仰著頭地數著，「十隻！」欣喜之餘，沈老師不斷對我們說：「今天運氣真好！」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擠在欄杆前，想更真切地看清楚它們的面貌，衆人有時屏息觀看，有時卻又讚嘆它們翻飛飛行的自在身影，這一切，該都收入梁皆得的攝影機中。偶爾，趁著拍攝的空檔，他會跟我說沈老師的故事：「他看老鷹，可以一整天坐在那裡不動……，他吃素，每天中午只吃一粒蘋果……，他把所有的電器都送走，現在上山都是騎腳踏車，他是台灣賞鳥界的傳奇人物！」

梁皆得也可以說是個簡簡單單的人，年紀不大的他，卻已經看了十幾年的鳥，卻也是鳥，讓他的生命更多彩多姿。鄉下長大的他，十幾歲時就迷上了鳥，他說：「農村的附近都種了很多的樹，那時還在念國中，每天上學時我們就注意到有一群鳥從那裡經過，放學時那群鳥又從那裡經過，那種鳥叫『粉紅鸚鵡』，也是一種很可愛的鳥，後來得到一些資訊，知道有鳥會，就和幾個同學加入台中鳥會。」

他說他很小的時候就認識劉小如老師，當時劉老師剛好就在做這種粉紅鸚鵡的實驗，後來



友看老鷹的工作情形 攝影丘德真
圖為梁皆得在基隆港邊拍攝沈振中與小朋友

退伍之後就到中研院動物所當劉老師的研究助理，第一年在東海大學，就是研究這種鳥和紅尾伯勞，第二年開始就是研究蘭嶼角鴞，大約做了四年，因為他一直對攝影很有興趣，便想辭職專心拍東西，結果劉老師一聽就決定幫他向農委會申請經費，因為她也很想將蘭嶼角鴞拍起來，於是就開始嘗試。影片拍了三年半，加起來研究已長達近十年，最後於去年中完成，還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結果是沒有得獎，但這似乎不會對梁皆得造成什麼困擾。

蘭嶼角鴞是一種很可愛的鳥，就是一般俗稱的貓頭鷹，比較小號的一種，身長約二十幾公分，是生長在蘭嶼、琉球等地的一種特有鳥類，目前蘭嶼大約有一千多隻，他說其實十年來的研究發現，因為蘭嶼的樹林還未破壞得很嚴重，所以在數量上並沒有減少的趨勢，但是在片尾還是有提到政府會在當地做一些毫無意義的溪流整治，以示有在建設地方，因此蘭嶼角鴞的棲息地已經逐漸遭到威脅。

這部「ㄈㄨ ㄈㄨ ㄨ」——蘭嶼角鴞的故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梁皆得說：「比較上來說，這種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對其習性蠻清楚，另外是它是夜行性動物，比較難拍，還有一點是有加入人的部份。」原來有一窩角鴞住在軍營裡的一個樹洞中，當地的軍官對這窩角鴞關愛有加，透過鳥會聯繫到研究人員，因此加入訪談的部份。

(下文接第十四版)

影像
輪盤

(上文接十三版)

拍攝這部片最困難的一點就是燈光的問題，怎麼樣才不會對角鸛造成驚嚇或影響，是梁皆得一直很注意的部份，他說：「拍攝時都只有用五十瓦左右的光，所以角鸛幾乎不會注意到，不過他說：『這種鳥真的有點呆呆的，有時會跟你對望上兩、三個鐘頭，一動也不動。』這種鳥的行為不是那麼活躍，又屬於夜行性動物，色澤較暗，很怕達不到所要的效果，因此片中看到的可愛行為，都是研究及攝影人員守候多時的成果。」

梁皆得最喜歡的鳥是猛禽類，就是像老鷹、角鸛等，他說他很喜歡看它們自由自在飛翔、盤旋的感覺，簡簡單單的，就像他的一樣。目前他手上持續在拍的還有陽明山的猛禽、及黑鳶、朱鷲、灰面鵟、水雉及濕地等題材，在拍攝這些鳥兒的同時，他很心痛這些鳥的棲息地遭正快速遭到人為的破壞，他說：「在台灣做動物研究的會面臨兩難的情況，這些稀有的鳥類若是公開讓民眾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會很想去看看，甚至是抓回家養，像蘭嶼角鸛很可愛，但是人養不活，像藍腹鵲很漂亮，就有不少人在養，所以很多賞鳥的人即使發現到很特殊的品種的鳥，都不太願意公佈這些稀有鳥類的棲息地，就像沈振中老師一樣，他不願意告訴一般人或是媒體，台灣北部這群老鷹確實的棲息地，因為一公佈之後，就完蛋了，人的破壞力是很大的。但是不講又不行，山坡地都在開發，老鷹被迫一直遷移，因此要提早規劃保護區，否則等到人家開發到那裡，就沒辦法了。」

自然主義變商品

在採訪的過程中，會有資深的鳥友告訴我們，這五、六年來，台灣的社會已經愈來愈注重生態保育的概念了，尤其是最近三年，有愈來愈多的人投入這個行列，做生態的調查、記錄，或是拍照、拍紀錄片。原因呢？他說：「可能是基於人對大自然的一種渴求吧！」這是實情，卻也是令我失望的一種答案！

現在忙忙碌碌的人們開始學著盡量少用塑膠袋，改用紙袋等一種很粗淺的環保概念，為了親近自然，甚至在生活上，家具、地板等又重新追求原木的質感，於是大量的木材被消費著，而正當一般大眾滿足地沈浸在充滿木頭味的鄉愁，台灣、或是世界上的某一塊森林正被無情地連根拔除，同時，剝削自然賺取暴利的商人卻正大數著鈔票。這是實情！「自然主義」早已被資本主義巨大的嘴給吞噬，所有動物的形象都成為商店裡精緻的販賣品，不僅販賣「自然主義」的標籤，也為自然主義區分所謂高級的感覺，如標榜外國進口的高級睡袋、望遠鏡。



蘭嶼的溪流並沒有氾濫的現象，但當地地方政府仍多興建了水泥防洪道，反而加速河流生態的改變。圖梁皆得提供

令我失望的是，即使是資深的賞鳥人，從他們嘴裡說出來的話卻也是以人為中心，一切賞鳥或是企圖擁抱自然的口號都是源自於人類的渴求，在他們的話中，我聽不到動物的聲音。所以我腦中逐漸出現這樣的畫面：一個號稱崇尚自然的家庭，每逢假日，父母親會替小孩穿上名牌的賞鳥服飾，帶著昂貴的望遠鏡到某處去賞鳥。路上不時會出現一隻全身毛掉光的流浪狗，小孩為這奇形怪狀的狗嚇壞了，媽媽心疼憤怒地說：「這實在太噁心了，有礙環境衛生，一定要打電話叫人來抓走。」

最近看了幾部生態紀錄片，如王立言拍的《藍腹鵲》，我相信幾乎每一位觀眾都會喜歡片中美麗的主角，但是看完之後，就是感覺少了什麼東西，然後得知這部片即將參加某某國際生態影展。我可以完全理解拍攝這部片子的辛苦、用心及動機，他們很希望讓觀眾瞭解原來台灣有這樣美麗的鳥兒，希望打從心底感動大家好好珍惜我們的生態，甚至有鳥友高興地表示：「如果這部片子又得獎，就可以吸引大眾的注意，讓大家知道台灣原來有這樣的鳥兒，大家就會想去保護它。」喔！原來台灣的生態保育宣導還要經過這樣的一道手續，那前幾年得獎的幾支生態影片怎麼都不太有人知道呢？

喜歡之外，行動在那兒？

影片中介紹了這種現在已經非常稀少的鳥兒大致的行為，但是這種鳥兒為什麼會減少？片中似

乎不願多著墨。就像台大動物系教授李玲玲所說：「凡事都有個原因，很都人不想把事情泛政治化，但還是會扯上政治，整個保育的概念其實是一種長遠的計畫，希望整個資源分享達到均衡，環境的品質能提昇，但若是以私人利益去汲汲經營，跟保育就是一個很大的衝突，因此有權有勢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反正環境壞了也不干我的事，保育的事就做得不好。」因此很遺憾地，影片之為一種影像媒體，卻較少見到保育界以此傳達更為深刻的反省，深沈地挖掘出整個政治經濟的勾結長久以來、持續不斷對台灣自然生態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

尤其是在台灣做環保，時常會碰上前述梁皆得所擔憂的狀況，曾經參與過「反興建南橫國道」行動的吳中杰表示：「當初我們作文宣時就曾面臨兩難的狀況，若是放大武山太過優美的照片，可能大部分的人反而希望能開一條路，讓大家能開車進去看看；但若是放醜陋的照片時，人們一定又會覺得都已經這麼醜了，開路又有什麼關係？」同樣的，拍攝優美動人的影片，對於台灣人而言，除了喜歡之外，可能更希望能夠擁有，恐怕很難意識到這些生物真正面臨的處境與命運。

這幾天採訪明顯地感覺到，似乎保育團體與環保團體氣質上差很多，也許就如吳中杰所說的：「保育團體的個性比較溫和。」很多事情不願採用過激的手段，大部分的人，賞鳥只為賞鳥，少有像沈振中老師這樣，生活實踐歸於自然，並持續為保護老鷹奔走的。好不容易去年「生態保育聯盟」推出「搶救五大濕地」等口號，令人振奮了一下，不久卻不了了之，人力不足、資源缺乏，行動無後繼力是他們面臨的問題。在瞭解問題的同時，卻發現「關懷生命協會」是由廣記營造公司贊助、鳥會週日例行的賞鳥活動是由視康隱形眼鏡贊助、曾拍攝多支生態紀錄片的劉燕明是由台泥贊助，面對這樣的狀況，只能說我自己實在「少見多怪了！」



藍腹鵲是種優美稀少的鳥兒。圖／王立言提供



關懷生命協會所拍攝的紀錄片。圖／關懷生命協會提供

主動造音

文化噪音 DIY

是一場必須主動聆聽、主動造音的實驗。

實驗挑釁的瑞士噪音「怒罵沼澤」、細緻雅趣的「江之翠」南管、聲音黑盒子「夾子」樂團，在誠品後工業大廈的肚腹內進行雜質突變。任何巨大的論述操作——諸如在地與國際的交互實驗、東方與西方的身體差異、性別意涵——可能還嫌過早，但是在現場互動、阻撓、鬥爭的生冷過程，一個歧義生發的實驗景觀，倒是值得記上一筆。

另一個重點是，破週報支持小型、另類、實驗性質的表演活動持續發生，這不僅是為表演美學帶來新刺激的可能，更在整個活動推動的過程中，我們得以實際介入台灣特殊的文化生態，瞭解一個非既有文化行政體系的主辦單位，如何以極低成本、極簡人力的 DIY 方式辦成一個國際實驗性表演。專題呈現歧異的詮釋觀點，世界噪音地圖的拼湊首次浮現，歡迎讀者觀眾持續介入論戰

文／蔣慧仙
張育章

專題攝影／丘德真

...台灣ㄍㄨ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這裡是 GY 電台每週六晚上七點到十點為您播出的「中間地帶」，偶數主持人阿狗啦，你知道瑞士實驗噪音加台灣南管出來會變什麼嗎？不要想破腦袋，待會兒偶們就會來到表演現場，讓你逐接感受東西文化撞擊碰花的另類快感。

表演還沒開數，偶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表演的團體有三勾，第一勾數從瑞素來的樂團叫 Schimpfluch，ㄍㄨㄛ'語就是貶罵沼澤的意思，第兩勾數台灣在地的江珠翠技團，他們苦練南管有好幾年囉，第三勾數一勾偶也沒聽夠的叫夾子的樂團。聽說昨天第一天兜表演設備頻頻吐槌，很多效果沒有出來，佛主保佑今天一切順利平安。

不諸道聽眾朋友有沒有人來夠這邊看表演的，這裡數在敦化南路誠品書店上面一層，因為整勾都沒有裝修，天花板上都是空調、電器的管線，有人還以為數為了配合這種活動故意弄成這樣的哩。不過偶覺得這種活動選在這一個外表看起來現代豪華的大樓裡頭一層好像廢墟的地方舉辦的感覺真數棒透了。不用跑到什麼廢棄酒廠或數堤防外的空地，主要坐公車到仁愛路圓環下走幾步路搭電梯就口以進來了，好像電影中的未來世界，跟他們作的表演很搭。

大家有沒有聽到逗 - 逗 - 逗的水滴聲

呢？偶從來沒想到水滴聲也會這麼具壓迫感，彷彿偶數在一個很大很長充滿回音的洞穴裡頭。啊，有人在玩響板囉，一定數載抗議他們到現在還不演出。

哦，大家還有聽到哨子聲吧，偶要更正一下，這不數在抗議啦，這數他們表演的一部份啦，那兩勾瑞素人昏別站在兩勾舞臺上指揮玩響板的跟吹哨子的，同時用他們貼在身上的麥克風跟開關在控制噪音的變化並且鬼叫咆哮著，啊啊啊啊啊，這是偶喊的，台下有些觀眾也跟著他們鬼吼鬼叫的。

他們今天打的燈光不錯，除了閃光燈像雷電般閃著外，舞臺布幕後面還有一盞昏黃的燈泡，布幕上的光影讓人感覺好像正面臨著核戰浩劫，太可怕了，阿共的輝彈若是打來，台灣穩當咪咪冒冒就像這樣，所以啊大家千萬不口以頭給阿輝啊，伊七十多歲了啊偶還沒娶某享受人生哩。

第一段終於結束了，現場正在播晃他們去年在台北縣後工業藝術暨表演的錄影帶。偶覺得他們上次的表演比較像在搞聲音的實驗啊，這次的感覺就比較像在做劇場表演，也就是說他們上次的表演為的是要呈現出某些聲音的可能組合，這次的卻像數以作聲音來做為表演的題材，像採茶舞一樣，所以這次在聲音部份素乎沒什麼變化，比起來，有經

過剪接的錄影帶表演比那勾現場來得有趣，偶在想這次來的觀眾搞不好會變成他們或其他人接下去作品裡的活道具哩。

哇！穿著黑衣服的女生帶樂器上台了，耶 - 耶 - 。

聽到了沒，這數南管耶，右邊的數洞簫跟二絃，左邊有琵琶跟三絃，中間的唱歌並拿著節拍板，可數聽起來跟傳統的沒什麼不同嘛，那個瑞素團在幹什麼？喂，管 PA 的是不是睡著了，收音怎麼這麼差，失真那麼多還不趕快調好，你們主辦單位那麼多人也睡著了嗎。

各位聽眾你們千萬要注意啊，這種活動的主辦單位有些就是會像這樣的騙錢啊，一旦人入場了，他們就不管演出情況怎樣了，你如果跟他們理論，他們還會強除奪理說這就是他們要表現的概念啊，說什麼就數要刺激聽眾有所反應不要主數消費而已，好像主有他們才豬道什麼數前衛藝術一樣。還好今天主有偶一個人來，偶也沒在節目中宣佈過這勾表演的資訊，不然偶一定被你們罵個臭頭。啊這種爛表演不聽也罷，早點回家卡早翹卡有眼啦。電台的大哥啊，幫偶找看看有沒有 Green Day 的 CD，偶要讓聽眾聽看看什麼才是品質有保障的另類音樂啦，麻煩你把這邊現場 fade out，開數播放啦。

噪音與南管

文／圖 林其蔚

「辱罵沼澤」在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的最後一場演出，必須由新生態表演廳中央的黑色掀蓋大鋼琴開始。

黑色的劇場中黑暗中黑衫隊的「辱罵沼澤」與黑色的掀蓋大鋼琴和將光頭伸入黑暗中的鋼琴黑色腹中的白色赤裸頭顱，瘋狂的頭顱見到了（唯一？）熟悉的事物：它們在奧地利（Rudolf 原籍），在英格蘭（Dave 原籍）、在台北台中台東台南：而特別是在台南，瘋狂的頭顱見到了熟悉的事物：

便輕輕掀開鋼琴黑色，容量且神秘的肚腹：並置入探聽的白色頭顱：探聽它在奧地利的黑色：轟然！！

然而響起被白色頭顱撞擊的琴鍵：內裏一切緊繃鋼弦的震動：在這樣狀況下：庭園的咖啡屋的半杯咖啡被帶入：黑色的肚腹裏緊繃的鋼弦上白色的咖啡杯和盤子：轟！！然當盤被擊碎：它們便發出瓷器特有的翅膀拍擊聲。

起初是非常寧靜的。

Rudolf 弓身貼緊鋼琴：以鞠躬姿態：頭頂貼手背、手心貼近琴鍵：琴弦呈載著自己的咖啡杯子。

呼吸聲：細微尖銳的——又子迴繞鋼琴聲——規律搭配著魯道夫輕輕敲擊琴鍵的和音不和音，緩慢且寧靜，以八秒一次的頻率被送出：噁噁滋滋細細的刮擦聲



繼之：一個人在場中走動並坐在觀眾腳前。另外一個人持著鋼琴旁規律的勞役：呼吸聲漸漸濃重，Dave 如同風箱般，鼓動口中含嚙，如黃的麥克風：鯨魚般的電線傳送沈濁的訊息——呼——吸——

呼——吸——呼——吸——呼，Rudolf 宛如抬起頭般，啜飲一口鋼琴腹中的咖啡——忽地強暴壓屈折他的腰，於是上身嘔——地深深地留在鋼琴的腹中——嘔吐不止——但那是嘔吐嗎？他深深埋入鋼琴腹中。

琴腹中。

Dave 彷彿醒過來，到處搜翻，找到一包洋芋片，透過清脆的鯨魚般的麥克風，清晰的撕包裝聲，卡噠卡噠地嚼吃起來：Dave 吃一口，Rudolf 吐一口，Dave 吃一口，Rudolf 吐一口，Dave 吃一口，Rudolf 開始狂嘔：鋼琴黑色且饑餓的肚子被纖細的打開，然後——強制灌食開始！！——二！三！——二！三！噪音向古典致敬！！並且提供饑餓奉養的基本功能！！被吞嚥無法自拔的人們注意！開始嘔吐，並且啜飲咖啡，並且破壞洋芋片，再累積過盛的資本！！再消費再創新消費再消費再累積再消費再創新再消費！！

瘋狂的吼叫在鋼琴內進行著勞役，另外一邊迴路嘶嘶聲彷彿尖叫的膠帶（以麥克風擴大並反饋），鞭打自己赤裸背部的 Dave 攫獲了觀眾。

Rudolf 自鋼琴中逃脫，如風車般繞場瘋狂的旋轉，在觀眾鼻前肉聲的吶喊透過鯨魚般的電線變成了狂暴的音牆——Dave 在觀眾驚叫閃躲聲中被不幸攫獲！！張開鯨魚般大嘴的魯道夫流出黑色嘴涎！！並飛快的舌頭在 Dave 光頭上留下不祥的黑色十字記號。

此時一切狂暴騷音全開！！閃光燈瘋狂發亮！！

寂靜！！

演出已經結束。

偶發，過噪音生活

〈普普藝術、新現實主義與偶發〉文／粘利文

自二次大戰結束後，歐陸的藝術家們紛紛地朝向以抽象的方法來重新表達現實，因此抽象表現主義成了戰後的主要創作潮流。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有新發展出現：對戰後期間的新都市生活描繪的畫作品形成了所謂的普普藝術，POP ART，各地在紐約、倫敦、巴黎、杜塞多夫和米蘭的藝術家們不再以共同的觀點或組織，而以個人的觀點開始朝向現實的方向。這種新的藝術源自日常生活的物體和景像，它們從平凡的背景上典型化和強化出來，藝術家所擁有的便是對這些從原背景關係中扯裂事物的高度知覺。藝術不再高不可攀

，它反應了目前此種消費型態的社會模式，如洪水般的消費產品和不斷增生的傳播工業所製造的影像正麻痺著人們的感官與攻擊腦神經，這些全都是種抽象的經驗藝術而無法被適當地表達出來。媒體主控下的都市文化提供給這些藝術家未開發的主題與技巧，因此前述的這群

新生的畫家們便轉而在廣告、雜誌、報紙、相片、電視和影像上尋求創作動機。誠如羅森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所言：我認為圖畫更像是個真實世界，當它是從真實世界製造出來時，種種眼前都市現實的再製造正像是某種無義的企業生產過程。藝術家們接受了媒體的影像將其片段再層層過濾或將短暫的大眾資訊轉換為在傳統地位中高等和低等藝術觀念皆無法呈現其特色的作品。歐洲的藝術家們比起美國關心經濟文化方面的改變而更關心則更重視臨界的靈感觸發。由於社會的影響使得人們容易地滿足於浮華的表象，這便是普普藝術植根於日常生活的原因。藝術家們將「垃圾」轉化成「藝術作品」，基於對現今環境的承認與對一個存在的新樂園的肯定。

歐陸的藝術家們創作時的態度不再強加單獨的觀點，而是丟出一個質疑的範圍，以開放的立場邀請觀眾一起參與反應，經由觀眾互動的過程，作品的主題才能完全表達，藝術創作者不是在呈現大眾文化的純粹觀點，接受影像等媒介的表面價值，而是透過對此素材運用揭示出此幻覺的真實是捏塑出的。其關心注意的是因襲於大眾文化中一種危機意識：是否真正的世界已被轉換為實際的影像（Image）看起來比真正的更完美更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偶發藝術（Happenings）便是普普藝術家們關心藝術和生活間再現與聯結問題的自然結果。此種藝術態度通常被涉及在法國形成的新現實主義 New Realism，創作者以拼貼、解構、重組日常事物（materials）的方式作為另一種形式上的現實（conventional realist），這種方式也是對現代生活知覺的一種新經驗體會之途。也就是對發生的事件「event」擁有直覺與對外的溝通傾向。偶發藝術的表演者像是在示威，目的要喚出大眾在表演過程中直接自發的參與達到溝通（communication），這種行動（Action）便如勞動（labor），它的結果便是一件「work」。新現實主義的創始人 Restany 說道：……

聲音的黑盒子

文／張育章

時光的一段回憶。不過對目前的「夾子」來說，那些都是以後的事，無須在此贅言。

頭次與他們碰面是在和平東路師範附小對面的阿帕拉工作室，裡頭有兩個團正在練習，雖然有著吸音牆隔開，乒乓球台的鼓聲還是不時地中斷我們的訪談。

正在服役的小應，是樂團中較具經驗的老鳥，大一時曾在「濁水溪公社」這個樂團裡打過鼓，大三時做過話劇配樂，至今在他的創作及舞臺演出中仍清晰可辨其影響。去年在破爛生活節中，他們看到了國外實驗噪音團體著一些裝置與設備轉變聲音訊號來表演，獲得新的創作靈感，一方面為了發洩，另

方面覺得好玩，於是組了這個樂團，定期聚集練團。

問到他們覺得自己音樂風格像什麼，他們支吾其詞冒出些聽起來空洞摸不著邊的描述。Stan 說：我們的音樂很難聽，Dino 說：曲子沒有固定的形式，是聲音的堆砌，重要的是當時的感覺與默契，小應說：他要在這次表演中講他跟他一個朋友的關係，如何呈現則要看誠品後覺得哪樣好玩就怎麼做，沒太多預想。在我的腦中則閃過了一個個覺得風格可能與他們較接近的樂團，等待現場表演來印證，沒想到他們的三場演出內容竟然截然不同，叫人除了說句「有潛力」外，也不知道能再多說什麼。

「夾子」表演

文／圖 林其蔚

- 夾住你的腳趾 - 夾住妳的腦神經

因破爛 95 而結識的「夾子」四名團員，有著相當不同的音樂背景，2月2、3、4日他們在台北誠品、台南新生態的首演，竟呈現了如三個不同團體般的現場：

2日準備的種種設計，由於前一個團體切換急的損壞，使得原本故意設計的「失控」場面成為真的「失控」，主音的男聲不斷述說：「錯誤來自於「有鬼」、「現場」正在「失控」狀態：在巨大噪音聲中，繞舌反復又似無焦的喃喃述說現場的狀態，沒有任何「指涉」和「樂句」可以被觀眾抓住，即時性在這裏成為焦慮：完全沒有內容的表演。

3日的表演，除了原來的舞台掛上了鮮豔的「工地秀」布幔，整體氣氛為之一變：重 Bass 規律的節奏，加上主持人手持電線短絡（自製震盪器）的尖厲叫聲和電子鼓聲，主持人神經質的唱腔：「人之初——性本善——脫下褲子來看看，看到兩顆原子彈——二五七——二五六——柯仔雞雞哦——」一邊穿著緊身牛仔褲的主持人做著神經質的反複動作——類似軍事訓練般簡單、明確、無意義的口號唱腔——精神病患似的表情：觀眾的表情也呈現了如同表演般的，性感又變態的曖昧：似笑非笑（好笑，但又笑不出來）的神態。

最後一日在台南的呈現，夾子首場。

空無一人的舞台，和自動整齊入場的觀眾，全黑且設備俱全的劇場，為最後一日的台南表演帶來了不同的氣氛：等待入場的觀眾在聽完女主持小姐的警告說明

之後，發現除了愈來愈刺耳的尖刺音響，和舞台幕後隱隱的幾個人（？）），就是不斷的閃光：緩慢而層次豐富的音效、電子鼓、效果器、鍵盤、吉他反饋、訊號產生器等：每一個段落都長達十數分鐘：清晰的音線、音牆構成一部結構嚴謹，力量凝聚的電子作品。強力、多變化，甚至攻擊性的音效使得台南的觀眾們十分不安，空無一人的

舞台和堪稱未聞的細緻繁富層次，穿梭的音效（尖銳音效忽左忽右穿透耳朵）、高音的反饋吉他，低頻的訊號產生器電子音響、中間的白色音牆，暴發的寂靜，具殺傷性的音波。

期待中的「表演」並沒有發生，觀眾們的耳膜也並沒有破裂，一直到「演出」結束，都沒有看到表演者出場。

×××

三日「夾子」的初試啼聲，最為精采之處除了很不「業餘」的態度和演出之外，某種「無表達」表演似乎是他們最精采之處，不論是2日的「搞鬼說」或著3日的「搞笑工地秀」，夾子夾住了當下，沒有指涉、沒有說明、緊張、顯明、神經質近乎平鋪直敘的言語忽地變得疏離且奇異起來：這使得表演完全不顯得無聊：素來惡劣、反應豐富的觀眾們似乎也在此種狀況中被「定」住了，好像「正常人」看到精神病患般不知所措，無法反應，無法言語：（除了一位狂舞的長髮紅衣女子）：如果英國工業樂團 Throbbing Gristle 嘗試破壞觀眾對於音樂演出的一切假設和「明星」形象的一切想法，那麼「夾子」則夾住了「反應」的可能性：一種反控制的強制控制；但卻充滿幽默和笑聲發出之前的笑意狀態。

打開噪音的黑盒子，

歧義就此生發：



Pots：我們想透過訪談，畫出世界噪音生態的地圖（Mapping the noise）。能不能請你聊一聊噪音及噪音表演在歐洲的情況？我們可以從不同國家的狀況開始談起。

Dave：畫出噪音的地圖？你想要用國家還是地域性的區分來標示呢？

P：正如東方的噪音和西方的噪音不同，日本的噪音和歐洲的噪音也有其差異。

D：我不完全同意這種區分方法，這只能作為一種粗略的畫分標準。大致上來說，歐洲、日本與美國的噪音當然是不同的，而且每個團體有其獨特風格，其中又牽涉我個人對某些風格的特殊偏好，所以我無法用這種區分標準來談噪音。——如果以地區來劃分，總是有一些是邊緣、之外或之間的團體，是無法被歸類的。

P：我所指他們的不同，是指其表演風格，而不單指其聲音或噪音的差異。不然就請你從噪音團體開始談好了。

D：在瑞士搞噪音的人，可能來自行動主義或身體藝術，然後跨入噪音表演的領域，而不只是做噪音而已，在德國或奧地利（例如維也納行動藝術一派）也是如此；而美國與其相較而言就比較根源於其音樂傳統。

P：蘇聯有噪音表演團體嗎？

D：Zga（刺鋼），他們也使用一般樂器製成即興音樂，有時也做非常吵的噪音，其作品有清楚意識型態向度。

東歐也有相當多噪音地下團體因為宣傳困難，不容易被外界聽到，除了新斯洛伐尼亞藝術群（Neue Slowenish Kunst）之外。

東歐的團體因為政治的原因，使得他們的表演比較地下，也許應該說較多龐克而較少噪音。

匈牙利的團體比較偏向實驗／環境音樂（experimental ambient）而非噪音。

D：談談 NSK 新斯洛伐尼亞藝術群。

NSK 由好幾個團體合組而成，包括納西斯姊妹（Narciss Sister）、紅色領航員（Red Scopi）、萊巴哈（Leibach）以及艾爾文（Irwin）等等，他們在南斯拉夫境內成立獨立邦聯，發行自己的護照及身分證。早期以推動斯洛伐尼亞獨立為主要宗旨，他們有非常完備的組織。

P：錢從哪裡來呢？

D：我不太確定，但我想他們的經濟也不容易維持，但他們的劇場在南斯拉夫很受重視，可能可以弄到一點錢。

P：那麼他們在斯洛伐尼亞獨立之後，是不是失去了抗爭的對象，變得有些尷尬？

D：不，他們現在開始主張斯洛伐尼亞和奧地利重新合併，恢復奧匈帝國的規模，如果真的實現，他們將成為歐洲新強權。他們永遠都會找到新的極端主義（extremism）。

P：我聽說有很多 skin-heads（光頭黨）去參加他們的演唱會？

Rudolf：他們有意呈現一種曖昧而有趣的東西，使他們在「表面上」看起來很像是一個極端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而如果你用另一種觀點來看，他們也可能是在玩一種完全相反的東西，但他們不會去解釋是這樣或是那樣，因為他們想要讓人去思考，他們非常嚴肅地在開一種巨大的黑色笑話，你永遠不知道他們的位置在那裡。

P：那麼北歐的情況呢？

D：北歐大多偏向重工業音樂，都是很歌德式的（gothic），有些人在北方做了一些很有原創性的東西。

P：為什麼他們較趨於歌德派傾向？是因為宗教還是氣候的原因？

POTS: 劉行一、林其蔚、蔣慧仙

D: Dave Phillip

R: Rudolf Ebner

D：因為冷吧？我不知道。

P：北歐和義大利噪音團低音部分特別強。

R：其實英國團也是，所以那倒不一定。但義大利的噪音團體大多集中在北義，倒是真的，整體來講，歐洲南方比較少噪音，西班牙也比較少，黑人似乎沒有人做噪音，我很希望聽到黑人噪音團體。

P：亞洲南方也沒有噪音團體，台灣可能是北半球緯度最南的噪音圈。不過，像印尼巴里島的甘美朗（Gamelan）可算一種。

D：甘美朗不算噪音，它是很好聽的音樂。

P：這是大多數人，可是我認為甘美朗是一種噪音，它原先的用途是在宗教儀式中用來驅魔驅鬼，和中國騷音避煞的觀念是相通的。

P：歐洲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噪音。英國的狀況比較複雜，法國較偏具象音樂，偏重使用電腦類素材，聽起來很無趣，德國團屬極微主義（minimalist），概念性強，當然這是化約的說法。

美國是一個連一點文化都沒有的國家，它所有的噪音文化都是從歐洲及日本「進口」，而日本則是從歐洲進口，日本的舞蹈（Butoh）從歐洲學了很多東西，再加上很多日本的傳統文化色彩。

P：舞蹈很多東西似乎是學自超現實主義，特別是安東尼·亞陶（Antonin Artaud）。

R：嗯，對。舞蹈的確結合了很多西方的元素，不像美國，有一些日本的東西流進美國，但美國本身完全沒有自己的文化，他們只是在複製（Copy）。話說回來，還是有一些優秀的美國創作者例外，我也許太嚴苛了些。日本和美國的噪音，像在互相比誰更大聲、更爆，但他們都忽略了歐洲，但噪音的根源是來自歐洲。

文接第十九版

P：美國對日本的噪音很感興趣。例如美國的曼森·瓊斯（Mason Jones）便在舊金山出了一本專門介紹日本噪音的雜誌。

D：現在他們往極端主義發展，但是回頭看看根源還是在歐洲。

P：這個現象好像已經達到了盡頭了。

D：想要更極端只能依靠科技的進步。我喜歡日本噪音或許正就是因為它的完全無原創性（unoriginal）。但是 Rudolp 的東西對我而言其實是更極端的，他的作品中充滿了聲音，但其中又有許多寂靜（silence）或片段，或許這樣對某些人來說是更為極端的作法。像美日那種音量開到最大的搞法，那再來呢？也許就是寂靜了。

P：南管樂中也有這種類似的突然停止，然後重新開始。中國的傳統音樂很多都是如此。而早在老莊的思想中，便將寂靜的概念發展到極驚人的程度，例如「大音希聲」的觀念，以及昭氏鼓琴的故事，一彈琴（發聲）則必有所虧損，不彈琴反而所有的聲音都「存在」。如此一來寂靜就成了最大的噪音，這就是一種「極端主義」。

R：約翰·凱吉（John Cage）就應用了此種概念。這也是我想做的一種東西，第一步就是錄到「空無」（nothing），而成為我思考噪音的開始。

D：這就是說如果你把這個觀念帶進任何一種創作中從無意義出發，每件事物都變得奇特起來，而從這裡就出現了可能性。

P：英國的情況如何？因為所謂的「工業之聲」（industrialmusic）此一概念正是從英國傳布至其他國家。

D：英國是大英的一個島，當英國人去法國或其他歐洲國家，他不會說他去法國，而會說他去歐洲。英國不把自己視做歐洲的一部分。你也知道英國人很奇怪，百分之五十可能如同你想像的那般，但另外百分之五十則不，在所有事情上皆是如此。

R：在「叛客」（punk）之前他們創造了工業之聲。像 Dave 這樣的東西是由奧地利行動藝術的傳統中出現，而英國——被稱做工業之聲的發源地，基本上是汲取搖滾樂中的概念而發展出來的，而且以搖滾樂的方式被商業化。「悸動軟骨」（Throbbing Gristle）此一工業音樂團體即是很商業化的一個例子。行動藝術者則是較地下及前衛的，他們和唱片工業沒有關聯；而英國基本上仍是在做搖滾樂。我覺得台灣「零與聲音解放組織」（Z.S.L.O）所製作的 CD 是一張很棒的專輯。

P：為什麼？

R：在世界上這麼多的廠牌及成千上萬的噪音產品中，很多都讓人感到非常無趣，但「Z.S.L.O」則……（睜大眼睛做吐氣狀），非常的……（又一次驚嘆），這不是因為我在台灣才這麼說，很高興在亞洲能聽到這樣的聲音。零與聲音的做法與 Schimpfdruck 有點類似，例如直接把沖馬桶的聲音收錄在 CD 中，盡量以最便宜而簡單的方式來製造精彩的聲音，這樣子更具實驗性、更有爆發力。如果你使用一部電腦、一間大錄音室或大量器材，你反而無法完成你的概念。

D：每一個人都可以製造出有趣的聲音。如果你有太多器材，反而會不知道怎麼使用，只要有一顆發果器，你就必須去使用它。

P：Z.S.L.O 使用了很多的本土素材。

D：我在其中聽到了一種幽默感。

P：它的原素皆來自於台灣的生活，但現在我們覺得它蠻糟的。

R：別這麼說，創作不就是如此？不過這樣想下回就會做得更好，過一段時間後你就會感到驚訝：老天！我怎麼會做這種東西！這正是創作的原動力。

像日本的殺手蟲（Killer Bug）就使用了大量的效果器，我的錢可能買不起其中任何一個，他們的唱片聽起來還好，但有抄襲 Masona 的嫌疑。

P：你們知道西班牙的「LA FURA DEL BAUS」（鮑城之怒）團體嗎？

D：他們是個很有趣的團體，一個劇場加上音樂團體，他們是相當紅的，他們的演出沒有固定舞台，只是選擇一個大空間，演出時表演者劇烈的移動迫使整個觀眾群隨之移動；不趕快移動的人可能會受傷。他們總是使觀眾繞著場子走，半年前在蘇黎世劇場中他們的表演我有參與，他們每年巡迴一次，每一個城市表演數場。



P：他們有何政治傾向嗎？

D：他們的演出內容總是政治性的，例如戰爭或衝突之類的内容，但他們到底有多麼政治性？我不知道。他們也製作唱片：80 年代中期的 Techno 舞曲，電子流行舞曲之類的東西，但他們的表演和唱片是很不同的。

P：他們有混合一些西班牙當地音樂原素嗎？

D：我不知道……？

P：但是 LA FURA DEL BAUS 真的找到一種很好的方式去「移動」觀眾，例如用消防栓的水柱直沖觀眾。

R：就好像生存研究實驗室（SURVIVAL RESEARCH LABORATORY 簡稱 S.R.L.）所做的……

D：他們把繩索綁在台車上，並且推動開著電鋸的車子追逐觀眾，如果你不開的話，就會被砍死：一種「移動」（Move）（感動？）觀眾的好方法……

他們製造互相摧毀的機械怪物，他們並不專

門製造噪音，是在破壞的過程產生噪音……

R：他們真的殺了一個人……

P：真的嗎？我以為他們只製造一些意外……但他們真的殺人嗎？

R：我並不確定，這是 JUPITER - LARSENS 和我說的。

P：我想他是十分嚴肅的人。

R：是的，他製作十分觀念性，非常驚人的作品，他曾與 S、R、L 的成員住在一起。S、R、L 歐洲「巡迴」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廣場紮營演出，在警察趕來取締之時，廣場上已是一片火海，所有東西都燒了……這是 1989 年左右的事了：他們做一些東西像噪音加農炮之類的東西……發出干擾人類心跳的頻率……

P：那是一種武器！！

R：對，C、I、A 必定早就在使用了……他們把一種噪音高頻訊號產生器放在卡車上，想把沿路的玻璃震破，但沒有成功，當他們駛過馬路，所有停在路旁車子的警報器都響了！！Mark Pauline 真的很棒！！他是 S.R.L 二人中的一人。

P：他們甚至製作雷射武器！！

D：許多美軍中的不滿分子在離役後加入 S.R.L.！！他們吸收不同意軍隊意識形態的軍人。

R：Jupiter Larsens（HATERS 的主腦）曾對我說：他自己睡的時間很長，但是 S.R.L 的人每天早上五點就會爬起來對著機器工作，他自己則去睡覺，他們（S.R.L）工作是非常認真而且嚴肅的。

P：他們還在繼續活動嗎？

D：我想還在吧……

P：他們怎麼搞錢？

D：顯然他們不是依賴票房收入……他們有某些場地上的贊助，他們的演出，製作素材都是用大卡車偷來的或搶來的。

P：有沒有女子噪音團或表演者

D：哦，有啊！像 Manon Anne Gillis、Diamanda Gallas 還有一個「硬蕊叛客團 Crass 的女團員自己出來做語言性的噪音，她們都使用人聲，但聽起來像非常極端的噪音。還有「Master - Slave relationship」（主奴關係）以及「women of ss」（女子黑衫軍團），將些 fucking sound 與專題論文宣讀聲混在一起，一種很廉價的音樂。當然大部分的女子行動藝術團體都沒有音作品。而 Anne Gillis 的作品則讓人印象深刻，介於噪音與具象音樂之間，聽起來非常敏感、脆弱、細緻。你真的可感覺她使用一種很女性的方式在製做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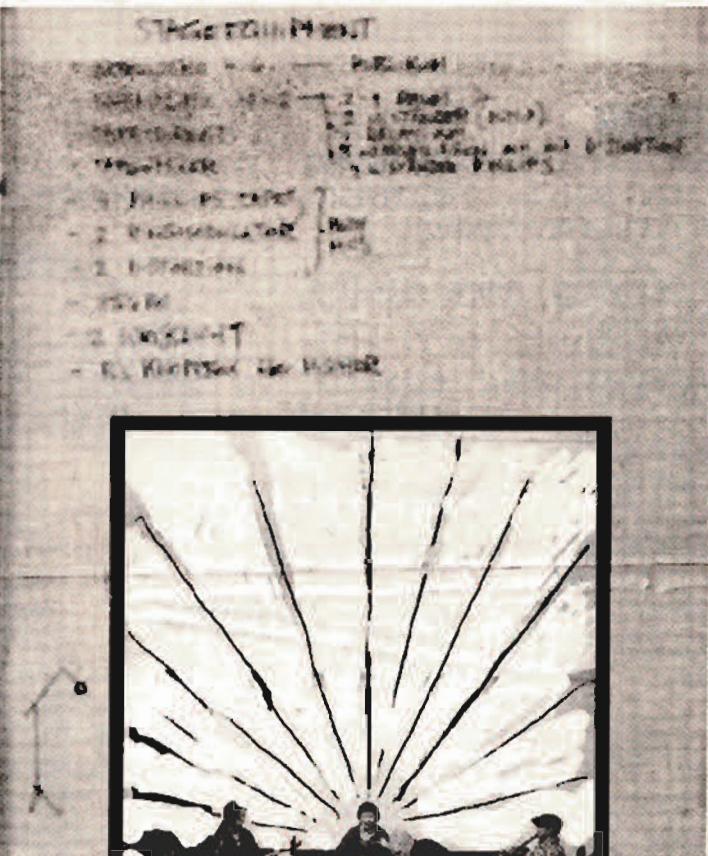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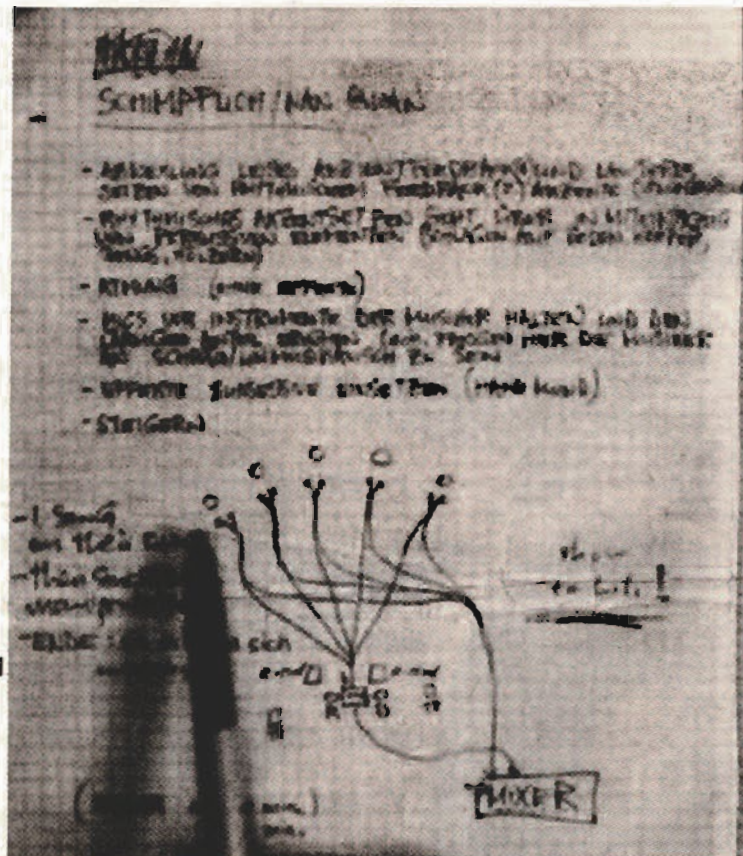
P：你說「用女性的方式」，但可有什麼特質可以進一步說明？

D：這實在很難回答……比較的敏感、細膩，但這並不代表她們不極端，例如 Diamanda Gallas 就非常極端。她們創造聲音的方式並不是那種突暴的噪音，毋寧說是一種深沈的心理氛圍。

P：她們使用身體嗎？

D：在瑞士就有很多女性行動藝術者，但她們並沒有發展錄音作品。在女性的行動表演中，她們很少使用聲音，而必須突破自己身體的限制，這需要更大的勇氣——相較於男性而言。

得實驗新起點。
管本身就有可能是噪音」——這個思考是一個值
形式的意義重於實質。「噪音沒有終極定義，南
越性，僞限了器材的使用與創作的自由度，固而
一種被處理的聲音素材。怒罵沼澤技術本位的優
江之翠：我們應該是主動創作的角色，而不只是



怒罵沼澤在江之翠的錄音現場

既不噪也不淫

——一場不完全的蛻變 文／劉行一

南管加噪音？聽起來似乎是個有「聽」頭的實驗，想要展示的是在地與國際、傳統古樂與現代電子的交互激盪，使用的方法是最容易被想到和做到的那一種：將南管各樂器單獨收音再用效果器加以變化其原本音質。於是，三弦聽起來可能更像貝斯，琵琶彈出類似甘美朗的金屬敲擊聲，簫變成會漏風的破風管，二弦發出印度音樂的複音效果；有時候南管上四管的原音和經電子化的音同時存在有如兩組樂器同時在演奏，有時完全聽不出原音樂器的聲音。

但是，這樣一種作法，為什麼一定要請瑞士來的洋和尚來搞？任何一位觀眾甚至一個小孩只要上去隨便撥弄一下機器都可以，如果說那邊做得比較好聽，我想，大部分的人都還沒有培養出細緻分辨噪音的能力，反正都是噪音，一樣難聽。

所以，瑞士和台灣合作創造的南管噪音，其實就像如姜成濤之類將中國歌曲以西洋聲樂唱法詮釋；或更早之前中國的西化政策，同樣給它安個好名字來解決兩種異質文化要交融時碰到的排斥性：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者更簡單地稱它為後現代的拼貼手法就了事。那麼，以這樣的方式生產出來的噪音南管，我認為有一次的示範也就夠了，它只是在實驗階段初期出現的一種不完全蛻變形式，模式類似不久前的當代傳奇結合李察·謝喜納環境劇場與瑞斯提亞，只不過是處理題材以及規模大小的差別罷了。

造成這種既不是完全互相抵觸

，也沒達到基因突變的情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對彼此的太尊重所致。怒罵沼澤不掩飾他們對這個歷史悠久，體系完備、結構嚴謹的樂種的「崇敬」而以一種小心翼翼的態度去對待它，江之翠也尊重與其合作對象的實驗精神而毫不干涉其方法，團員們各占本位堅守其職，盡量不受影響地按照平日排練或演出的狀況演奏以「配合」怒罵沼澤之需要，結果我們就看不到任何對話、溝通，也稱不上有什麼「密謀」行動，當然更沒有對立和衝突（如破爛節時零與聲和C、C、C、C對演出理念及方式的歧異，以及濁水溪和Killer Bug的直接衝突）。一個既不再是南管，又稱不上是噪音的奇怪混合體就產生了。

若把南管演奏視為一種集體意淫以追求快感的行為，它不需要造愛時可能有的劇烈動作，但仍有一定程序之搭配（各樂器的配合形成樂曲能量種種細膩的變化，常使用的突然的停頓及由慢到快的譜式等等，正如嗑藥亦有其方法），最後眾人同赴神秘仙境，達到狂喜（這在南管之「指」有詞不唱唯樂演奏此一曲式中如請月姑、斬伊歷山等指譜中可清楚感覺出來），而一位友人在首次聽到南管時更說只須將其速度加快數倍就是很棒的TRANCE舞曲。但怒罵沼澤並沒引出南管樂本身中可能已具備的噪、淫音特質而是由外部給予輕微刺激，連結構都沒有絲毫破壞，江之翠像是傀儡般任由其操縱，雙方都在過分小心中失了性慾，我們看到一場欲奮力欲達高潮卻始終失敗的異性交媾，男方（怒罵沼澤），女方（江之翠）及觀眾都覺有所失落。

美聲與噪音的鬥爭

文／那塔夏

沿著美輪美奐的現代化大樓電梯直達地下室，尚未完成規畫的諸大空間看似廢棄的地下停車場，觀眾已三三兩兩、或坐或站或蹲、或喝著啤酒、或走來走去與破爛生活的老同們打屁，沒了河邊的自由海風，沒了滿天星月相伴，這裡的空氣中流洩著詭譎的凝重氣氛；天花板上鋪著大腸小腸般的空調排氣管，時而纏捲在一起、時而下垂依偎在觀眾的頭邊，地上佈滿了看似怎麼也理不開的電線，幾盞馬力不足的探照燈照射下，陽春的舞台上，「江之翠」的五位演員除卻往常正式表演的華麗服裝，素裝打扮下正專心地閉眼打坐，等待與後工業噪音合作表演的開始。

二弦、洞簫、擊板、琵琶、三弦的樂勢一擺開，江之翠的五位演員如常地在琵琶前奏聲中，緩緩奏起《梅花操》等南管曲子。觀眾席上有穿著雅痞的表演藝術雜誌記者、有抗議故宮國寶出洋的作家管管、有曾為太古踏等知名團體做過服裝設計的葉錦添、有緊張得來回走來走去的江之翠團長周易昌，也有幾個虎視眈眈等待隨時伺機而動「即興鬧場」的破爛同們……一雙雙嚴肅的眼神直盯著舞台，一刻也不敢隨意與人聊天地懈怠靜待南管變成噪音。

主舞台旁一個擺滿各種混音器的小台上，兩顆光頭開始蠢動了。「怒罵沼澤」的兩位成員，緩緩地調動江之翠每一位演員樂器旁的麥克

風效果器，琵琶聲時而像搖滾樂團中的貝斯般低沈、時而像聖誕鈴聲般清脆響亮，二弦也傳來陣陣嘶刮也似的碎裂聲……江之翠的演出依然穩如泰山，而南管的樂音，包括吳欣霏的唱腔，卻在「怒罵沼澤」兩位光頭成員的控制面板上完全變形。

但是，那種聲音的變形是很斯文優雅的。

南管的傳統旋律依舊，「怒罵沼澤」只是輕輕地試著效果器上的各個推桿和按鈕，輕輕地讓五種樂器（包括演唱聲）的聲音扭曲，江之翠的演出像極了是給「怒罵沼澤」試音、暖身的團體，談不上噪音的效果；也沒有預期兩個團體極其爆裂式、驚人的聲音互動；而江之翠另一個表演實素——身體，也如往常般緩緩前進，舉手投足盡是美，清柔緩慢的美，直到每一位演員依次下台，觀眾才恍然意識到所謂瑞士噪音與台灣南管的結合就是這麼一回事，不溫不火、溫文儒雅、無關痛癢的，甚至聽不到、看不到「怒罵沼澤」成員的動靜就莫名地結束了。

這場演出，江之翠與怒罵沼澤的表演氣氛是僵硬而冷場的，就連江之翠的團長周易昌也說：「他們（指「怒罵沼澤」）太保守了，場子熱不起來。」



▲來自菲律賓民達那峨島的視覺設計師 ANOY 正在為《亞洲的吶喊II》的演員製作面具，他亦是當地資深的 NGO 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攝影／賴淑雅）

「民衆」內部是怎麼野的

——亞洲的吶喊系列（二）

文／賴淑雅

九〇年代初才從亞洲第三世界國家漂洋進口的「民衆戲劇」（PEOPLE'S THEATRE），對已走過台灣社會運動狂飆的八〇年代的新興「小劇場」而言，是一種導引過氣的社會議題回流的戲劇潮流，除了在訴求議題上追隨古典的反帝情節與工人意識問題而予人沉重之感外，民衆劇場的工作方式也是外界以引為好奇而意欲以此作為檢證的下手處。

對於出身台灣「民衆劇團」一員的我來說，必須毫無掩飾地直言對於民衆戲劇的工作方式是十分陌生的，直到參加《亞洲的吶喊》計畫之後，關於這個在亞洲第三世界國家蓬勃發展的表演形式的實踐方法才粗略而帶著些微殘缺質地展現在我的眼前。

強調每個成員的個別性貢獻與主動高度參與是民衆戲劇的基本要求。

每天清晨由每個參與者輪流帶領的工作坊（WORKSHOP）是我們的暖身活動，而下午則各有一位參與者輪流表演一段 Country Sharing

在參加成員篩選之初，每一個國家的代表在本國政經現況、傳統戲曲樂舞的瞭解都被寄予很高的期待，每個參與者從本國出發時，行囊中幾乎都塞滿了各式的傳統服裝、樂器和劇場資料，這些行頭，在我們陸續從四方抵達

之後的工作開始時，都派上用場了。

首先，每個參與者必須在每天清晨的暖身活動中，帶領兩天以上的團體動力工作坊（Workshop），工作坊是民衆戲劇特有的工作坊之一，在遊戲活動中達到彼此認識、信任、互助的默契；每個人以該國民衆劇團特殊的團體動力方式，帶動所有參與者，既要達到暖身的功能，又要能從中顯現該國工作坊的特殊性。

例如泰國的 Tua 所帶領的工作坊中就充滿了泰國特有的千手佛手勢和舞姿以及一些泰國王室傳統的君主文化，而代表南韓的張笑翼則在一連串嚴格的拉筋式暖身活動中讓人感受到韓國人強悍的民族性，來自菲律賓南部民達那峨島的 Tinting 所帶領的工作坊，則明顯地展現了該島上原住民豐富的肢體和聲音特質。

導演在此時通常不介入工作坊，而是在一旁觀察，從各國工作坊元素的積累中，作為他日後選取表演元素的素材。

民衆戲劇的導演（至少 Al Santos）總是退到場邊，讓所有的參與者在場子裡彼此打鬥廝殺、衝突和解之後，最後才出來收拾成果與殘局。

工作坊之外，每天下午展開三個鐘頭的「Country sharing」

，顧名思義是每個參與者個人分享該國傳統歌舞的時間，是給所有人做嚴肅「文化交流」的形式安排，每個人除了表演一段傳統歌舞（例如孟加拉的 Jatra、台灣的車鼓、印尼的爪哇舞），並解釋該樂舞在民間文化上的意義，此時，其他人

則爭相提問該國的社會政經現況、左派運動的歷史、及其所影響下的民衆劇場發展……，以及類似台灣的統獨問題、香港的九七大限、南北韓統一等嚴肅的政治問題。

下文接第二十二版



▲來自泰國的 Tua 舞姿曼妙地呈現泰國傳統舞蹈。（攝影／賴淑雅）

▼古典的勞工議題意外地變成《亞洲的吶喊II》的二個主題之一，圖中左邊是離鄉背井的外籍勞工三兄弟、右邊是在新加坡被絞死的菲律賓籍女傭。（圖／賴淑雅提供）



上文接第二十一版

兩個禮拜的觀念討論加上每天的工作坊和 Country sharing，我們的工作焦點似乎不在戲劇上，帶著完成演出的重要任務而來的參與者逐漸開始覺得不安，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排戲，明天以及未來的排練進度是什麼，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一直逼問著導演。

但冷眼觀察這一切的我已慢慢得知，戲劇表演不是最重要的，任何一個能幹的導演或演員都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個「秀」的準備，只要依循最有效率的傳統工作方式即可；而顯然的《亞洲的吶喊》不只是對外演完一齣戲就結束了，重要的是整個過程中每個成員不斷浮現的焦躁不安與衝突矛盾問題，那才是「民衆」。

放長線釣大魚的導演在成員的逼迫下雖則不得不粗略地列了未來幾週的工作規畫，但我心裡想，那是僅供參考的，要實踐民衆的精神就必須面對民主的效率問題。首先，我們在努力地試演過劇本大綱之後，決定放棄這份原有的劇本大綱，重新再造一個經過我們彼此討論而形成的劇本。

放棄了原先鍾喬寫好的劇本之後，我們開始了每天晚上激烈的 Open Forum，公開而自由地討論未來的劇本大綱與主題，你可以提出猛烈的意見攻擊導演的想法，也可以選擇不參加。

打破原有劇本的想法讓我領悟到，以後任何的不適宜都有可能同樣被推翻，我們無法以一套統一的表演美學或指揮模式去制服十個來自完全不同文化、戲劇、認知背景的成員，這是民衆戲劇的特色之一。

於是，在我們結束了每天白天身體性的工作之後，晚上就展開劇本的討論，從劇本架構開始，每個人必須提一個完整的架構以及關切的主題。但是，在前一屆《亞洲的吶喊》的任務影響下，每個人貢獻出來的想法幾乎在一種近似沈默螺旋的效應之下，大致不脫離對文化和自我認同的意識復甦、被殖民者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處境問題等等，最後主要歸結成三大部份：失落（Loss）、探尋（Search）、重拾認同（Regain）。

接著，我們用了整整四天的時間，每個人針對各個主題貢獻出自己的想法，一共做了 115 個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

爲了把血肉補滿，也爲了讓每個人貢獻更高的參與，導演「命令」每個人必須依照「失落」、「探尋

」、「重拾認同」三大部份爲主題，每一個主題各想四個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的小表演，演員的人數、場景安排全由自己臨場調度指揮，每個即興創作莫約以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將一個主題簡單地表達出來，並給予命名。

例如「失落」的主題中，有人談到面無表情的冷漠都市人、妻子闖入、外籍勞工因勞累過渡手腳被機器砍斷、美式速食連鎖餐廳現象等等。而「探尋」的主題中，有人提到原住民爲爭生存而與敵人征戰、年輕學子的自殺潮流等等；「重拾認同」主題中，有人談去警察制度、大地祥和之夢、同舟共濟等等。

連續四天馬不停蹄的接二連三擠出每個人的即興創作，到最後再新鮮的點子都因爲彼此的疲憊而累垮，導演卻在一旁安慰大家，只要大夥認真熬過這痛苦的四天，所有的點子都出來，剩下就只待我們去挑選了。最後一天最後一個創作呈現出來之後，大家像脫離痛苦監獄般狂喜、相互擁抱，恭禧我們終於完成一百一十五個偉大的即興創作。

然後我們兩兩分組自己選擇想扮演的角色，然後，自己與伙伴工作到芒果樹下、到海邊、到地下室討論角色的發展以及所要呈現的內容。

「亞洲街」（Asian street）的意象是原本我們認爲極能將亞洲社會現況展現出來的最好方式，於是澳洲女演員飾演的原住民母親在街上醉醺醺地哼唱著原住民謠，我則飾演一名女記者前去問她：「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去哪裡」，原住民母親一語不發地繼續唱著她的歌謠……而來自民達那峨島的演員所飾演的都市原住民在街上賣唱，卻偶遇由日本演員飾演的逃家女孩……南韓的演員及巴基斯坦、孟加拉的演員分飾的本地勞工與外籍勞工爭奪工作機會……最後當「賣夢人」出現時，這些衝突危機急速升高。

「亞洲街」是我們各自發展出來最完整的段落，每個人也一己所願地飾演自己想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由導演指定的。

但，最後，當採排已進行了一個月左右之後，我們又大膽地決定把這一段取消，完全不用，也就是說當初鍾喬撰寫的劇本以及劇本裡的幾個重要意象都完全被我們捨棄了。因爲這段看似很完整的戲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每一組配對演員的戲份，更糟糕的是無法與後面的



▲《亞洲的吶喊II》的成員在排練之前，每個人必須分享一段代表該國傳統歌舞的小表演，圖為來自南韓的張笑翼在示範韓國樂器。（攝影／賴淑雅）

一場原住民戲搭配。

我們的時間安排是相當沒有智慧的，前半段的時間幾乎花盡之後，時間的緊迫，逼使得緊張的導演也顧不得每個人的參與創意，開始強力執行他的想法……

當我們真正排戲的部份進行到極爲緊急的時刻，日本東京國際表演藝術節（也就是《亞洲的吶喊II》的首演之處）製作群一行人飛抵菲律賓來「看」我們，看了我們極爲粗糙的採排之後，有些不甚滿意卻仍鼓勵我們地離開；然後就在他們離開不久，導演快馬加鞭的搞出一段勞工戲，指定好誰當外籍勞工三兄弟、誰演本地勞工夫婦、誰演在新加坡被絞死的菲律賓籍女傭……然後《亞洲的吶喊II》的演出圖像就出來了：原住民與工人兩大議題。

串連這兩大議題的是一則泰國的神話傳說——王子與井的故事：一名被國王軟禁在王宮的王子，被國王下令不准問、不准亂聽、不准亂看，有一天趁暴虐的國王出外時，好奇的王子偷偷跑到庭園中看到一口井，竟發現井裡是一幕幕的人間悲歌，有原住民被平地人欺騙的故事、有外籍勞工在異地被剝削以及女傭被絞死的慘劇等等，後來國王回來發現王子偷跑出去看井裡的故

事、找失喪的母親（大地母親的象徵），兩人起了一場激烈爭鬥，國王在打鬥中被衆人攔住丟到大海裡死亡，王子與母親重逢……

《亞洲的吶喊II》的劇情就這樣確定了，這個令人慌亂的決定過程簡直與開始之初的從容、民主有著三百六十度的轉變，鍾喬的劇本內容不見了，而我們花了幾天幾夜討論的 LOSS、SEARCH、REGAIN 主題架構也莫名地模糊掉了；導演在時間壓力脅迫之下，開始有效率地指揮每個演員的演出，而我們當初允諾唾棄的種種傳統導演與演員關係卻悄悄顯露在我們之間，種下了日後衝突與不滿的孽因。

對於民衆戲劇的工作方式不甚清楚的我在《亞洲的吶喊》裡體驗到的是種種的驚奇，一是關於它所展現的民主精神、它要求成員的高度參與，一是關於它後來的殘缺及敗壞以致最後令人失望，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坊方式的轉變在亞洲的吶喊計畫裡赤裸裸地呈現。

（作者附記：本文爲《亞洲的吶喊II》專題系列第二次的續文，本專題預計在第二十六期，即兩期後全文刊載完畢。）

「在一個養成女人對性保持高度焦慮與禁忌的社會裡，要是女人創造一個自在的空間來談她們的身體感受和性心情，那會是什麼樣的局面？女人會說出什麼樣的故事來？這些敘述對我們了解女人的情慾處境而言，有何啟發？這種交談對女人的自我認識與創造而言，有什麼衝擊與效果？」

何春蕤，以一句「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掀起國內性解放論述、激辯熱潮的「豪爽女人」，在新著《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序言中，明白點出台灣女人困挫的情慾處境，以及這本書所隱指的「女人作為情慾主體來營造愉悅」的可能想像。

一九九二年，由張老師文化公司出版的《新金賽性學報告》引發了廣大的迴響，銷售量出人意外地衝破十萬大關，性的話題也因此活絡了起來。為了補足《新金賽性學報告》與台灣社會的文化差異，跳脫一般人僅限於「性姿勢／知識」的性態度框架，張老師文化公司決定以沈澱已久的成長團體經驗，進一步探索「性愛生活的豐富感受與微妙心情」。

於是，一九九三年七月，「性心情工作坊」正式成立。工作坊成員是針對「有性經驗」的女性公開招募，至於主持人，早在《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中呈露對性議題開放態度的何春蕤，則是《張老師月刊》總編輯余德慧心目中的當然人選。

自六十五封的情慾自傳中被淘選而出：結婚十四年，丈夫長年駐守外島，無力外遇只能以夜夜春夢和自慰尋求滿足的三三；三十歲前只為了應付丈夫需求而性，經過對自身快感的逐漸摸索，四十歲後對其他男人耳邊細語心動不已，把握青春末端左右逢源的英英；尋求自在與愉悅的性，絕不做不戴保險套的愛的蓓蓓；第一個男人是個比她大十五歲的已婚男人，對性愛有著深沈迷惑，大學二年級的華華；長期為孕而性，離婚獨居，盼望還能有歡愉性生活的梅梅；與已婚主治醫師及無意結婚而女友眾多的醫生皆有過性關係，因工作環境而限制了情慾出路的護士燕燕；無法屈求古板丈夫配合，只能用賭氣和生氣來間接發洩挫折的秀秀；對男人沒興趣，但熱愛女人的文文；老老少少、進步與保守、同性戀與異性戀，各具不同情慾經驗與觀念的八個女人，在長達十二週的日子裡，交會。

創造善意的坦言環境

打開沈澱塵封的深層回憶，彼此分享、相互激盪，從別人的經驗洞索、釐清自身的體歷，



▲圖為何春蕤。

打開情慾黑盒子

何春蕤與八個女人的《性心情》

文／李安妮

也不忘回饋他人自己的想法與鼓勵，挖掘、補足、衝突、妥協、修正、改變……就這樣，八個交錯的生命紋理，努力地，鑽出向來壓抑著女性情慾話語與意識的父權積泥，結晶出繪塑女性情慾圖像的紀實花朵，《性心情》。

如果沒有工作坊裡開放言論的善意空間，要培育《性心情》這株可貴的女性情慾之花，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何春蕤說，自己在工作坊的角色，就是創造輕鬆無懼的談話氣氛，「如果不是我提出上千的善誘或挑逗式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及時提供一些安撫的、鼓勵的、支持的、玩笑的、假裝責備的旁白，要不是組員們彼此模仿這種對話的方式，我們就無法創造那麼一個對女性友善安全的坦然環境，提供女人自我發現、自我得力的過程。」

可惜的是，這樣的善意空間，在平常生活中卻很少出現，何春蕤舉的例子是最好的印證：一個工作坊的成員，拿著《性心情》給自己的朋友看，得到的回應居然是「妖言惑眾，這一定是捏造的，因為不可能有人會對別人這樣說自己的事。」就是這樣的社會敵意，使得許多女人的夢想漸漸被凍結，馴服於對女人不利的道德規範下。文化工作者張娟芬即指出，情慾解放的運動是否能夠推展，關鍵並不在於女性沒有性經驗或「性趣」，事實上，從《性心情》中豐富的情慾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女人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女人需要理直氣壯的感覺」，問題在於，「整個社會如何營造出一個善

意的空間，讓這些已經發生的各種情慾經驗，能夠使得這些已經發生的情慾經驗，能夠互相討論，並撞擊出一些新的火花。」

填補身體黑暗大陸

經驗的交流需要語言的承載，個別女人的孤立與隔絕，不只是因為缺乏讓女人相互信任、坦言及實現自己夢想的寬容社會情境，同時也來自描述身體與欲望的詞彙的不足。知名女性作家平路形容，女性的身體和情慾經驗就像是個「黑暗大陸」，因為我們現有的文化材料根本不足以描述女性的身體感受，「語言不只是表現的符號，而且也是欲望、活動的內容」，她說，「我們總是找不到『對』的字眼來形容自己的感受，因此，也就無從感知自己的欲望。」

平路認為，唯有豐富我們的語言，才可能使我們更細緻地分辨與釐清生活中各種複雜的女性經驗（如看色情影片時的欲望糾葛、或對父兄既懼怕又仰望的情緒等）中的權力細緻的角逐，而不再只是用上下尊卑、壓迫／被壓迫的粗糙字眼來描指。「欲望的多元、細緻和語言的豐富表達是相互回饋的」，長期從事創作的她表示，就文學的角度而言，《性心情》正填補了女人情慾經驗與語言文字空白，「它不只指出了女人的欲望，同時藉由瞭解他人的欲望，我們因此也得以知悉、創造自己的欲望。」黑暗大陸的版圖，就是這樣一磚一瓦地逐漸被填補起來的。

▲善意的坦言空間，是女性言說、共創情慾的先決條件。（圖／黑白屋電影工作室提供）

妳的，

新性學報告

文 李敏

理直氣壯地 打游擊

《性心情》可說是一種特別形式的「台灣女性情慾處境白皮書」，何春蕤指出，組員們在討論過程中發現，「由心理的顧慮恐懼到身體情慾的凍結，從不悅的幼年性經驗到無力溝通改進的成年性關係——不管女人屬於哪個社會階層，哪種居住環境，哪段成長年代，這個整體的惡質情慾文化的威脅以及它對女人生活造成的枯竭，都是絲毫不減的。女人情慾的共同困境於焉浮現。」八個女人名字的無法出現，不正彰顯了這個困境。

和一般女性情慾處境報告的僅於受害者心態提出對性侵害和色情工業的描寫不同，《性心情》更寬廣地呈現了以女性為主體的多樣而柔軟的抵抗，「女人的處境很苦，但偷歡的本事很大」，何春蕤再次豪言爽語，「女人的情慾游擊戰從未休兵」，「工作坊女人要告訴大家的是，在備受壓抑的社會環境中，女人如何走私、運送愉悅的快感，如何努力地在愉悅的小路上，理直氣壯地開創情慾的胡志明大道。」

或許有人會問：這八個女人的經驗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台大城鄉所所長畢恆達一語點破「代表性」的迷思：「一個女人的故事是否只是一個女人的故事？」「我們不只是在閱讀別人的故事，同時也將自己帶進故事去，聯想自己的經驗和渴望」，閱讀過程所帶來的任何內心的騷動不安、渴望、焦慮與不滿，都是喚醒讀者自己回顧生命歷程，不斷自我成長的契機。

勤做情慾練習題

事實上，就是在困境與抵抗的雙重認識與分享中，女人們得以看見彼此，看見自己，得以獲得鼓勵改變現實生活與情慾處境，得以連結。在台北汀州路金池咖啡廳的新書發表會中，何春蕤帶來了最好的禮物：蘋果臉、俏麗短髮、亮橘黃高領貼身毛衣搭紅格子立領背心，一個年輕的工作坊成員跳上台，笑著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我們教學生數學、英文的時候，總要她們多做練習題，為什麼像『性』這麼重要的人生學分，社會卻不給我們機會、時間、空間和善意的環境來練習？」性，原來需要操練，不是生來就會，對不合理社會的反叛與自我的重塑，不也是？自信的表情，自信的身體，我們可以相信她正如自己所形容的，自從前蒼白的「悶騷（嬌）」裡「騷（嬌）」出來了！」

花了整整一年的錄音帶錄稿和一年半的整理謄寫，何春蕤自省、寫這本書的過程，也幫助她理解了自己：一九九四年一整年的激越運動，正是工作坊在她身上發酵的效應，「不論是我在三月八日女學會講座中提出的『打破處女情結』，或是在五月二十二日反性騷擾大遊行中喊出的『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都帶著我從工作坊中得到的女性情慾認知與相應而生的急切改造動力。」「如果說，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豪爽女人》是我對女性情慾困境的文化分析與性解放運動綱領，那麼，《性心情》就是《豪爽女人》的物質基礎，呈現了女人之所以需要解放及可能解放的具體現實。」

「《豪爽女人》是嘗試用最激烈的言論在保守的環境中衝撞出最大的善意空間，讓女人有所依恃，理直氣壯地表露欲望，但是，《性心情》卻不能用那樣高亢的運動語言來書寫」，何春蕤說，「因為，這是屬於工作坊八個女人的書。」而張娟芬則認為，「在善意情境下的個人經驗陳述，遠比論述來得更真實，更有說服力、感染力」，也許《性心情》的真實和平易，正得以醞釀出另一種運動的魔力與成果。

走私、偷歡、
打游擊……，
連結，是衝撞情
慾困境的開始

何春蕤

性
心
情

台灣第一本本土性學報告

坦 言的善意空間可以自己創造，「新性學報告」也可以自己來寫。

摒棄追求「常態」、「平均值」的醫學式、科學式的傳統性學報告，以及雖聲喧嘩卻也面貌模糊的《海蒂報告——女人性事》的表現形式，何春蕤選擇深入刻記八位女性的獨特的情慾經驗，同時也希望突破一般性學報告僅將情慾模式框限於個體心理、人際關係的微觀角度，將個別的经验扣聯上社會文化的大環節，在個別女性的不滿與掙扎中檢視社會性壓抑的烙痕，也從女人單獨或集體奮鬥的行動裡尋求社會整體解放的可能性。

「刻板印象一向是女人的大敵，我們對抗它的方式則是挖掘更大的差異」，何春蕤解釋《性心情》的「新性學報告」的重點在於，「展現一個由女人來創造的自在述說情慾的空間，也就是一套自在情慾的語言。」集體述說，集體創造，集體對主流情慾環境抗拒，在其中，「被文化視為病態與罪惡的那些女性情慾得到了肯定與頌揚，被社會視為不可想像的情慾模式在女人之間自由的擴散」，因此，她認為，「新性學報告是解放和治療的」。

正如《張老師月刊》副總編莊慧秋，在其所著的台灣第一本本土性學報告《台灣情色報告》中所說：「在這個階段，性和情色的論述，已不再是學者、專家的特權，而是每個人都可以凝視自己的生命歷程，誠實地面對自己最深層的情感和欲望，建立自己最適合的情色準則，並且開口訴說，以便與他人和社會溝通。」不需要專家指導，拒絕權威掛帥，各種差異的聲音皆可坦言，各種形式的愉悅都被接受，何春蕤說：「新性學報告不必共識或定論，性學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勢在必行。」而「創造愉悅、述說愉悅，是下一階段新性學報告的努力方向。」

《性心情》當然無法說盡全部女人的情慾事，作為追求民主、自由、多元的性教育的努力，何春蕤更希望的是這本書能成為破冰的燃媒，引爆大家都來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社群，組成自己的坦言小組，創造並經驗自己的性教育。

「創造一個支援的、包容的、『見怪不怪』的、歡愉的、同情的討論空間，不對別人的情慾偏好與經驗做任何『道德好壞』或『正常變態』的價值判斷，以關懷的語調詢問具體的、細緻的內容，目的則在幫助說話的人記起細節，讓說話的人塑造自己的感受，也讓聽故事的人多思考自己的情慾歷程……」何春蕤的建議，妳準備好了嗎？

創造妳的愉悅，述說妳的愉悅，妳，就是下一階段新性學報告的最佳創作者。



民主社會

正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文／林小保譯寫

永恒法西斯四

25

UTNE：在你的新書「面臨審判的民主」裡，提醒我們，我們的政府形式，其實是相當新鮮的，換句話說，這不保證我們現有所擁有的政府組織制度，會一直延續下去。因此，你也指出了，在許多對於民主的挑戰，其中一種是「偷天換日的政治」(politics of displacement)：許多原本屬於私人的，假公共之名，而被私人所使用，至於許多原本屬於公眾的事物，像是公共衛生政策、槍械管制等等，則變成了私人的。我想知道的是，何以你認為，這種偷天換日的政治是具有破壞性的，當然，首先可能要先討論的問題是，公共與私人之間的區分是什麼？

艾許坦：我想把「私人」定義為，涵蓋範圍是：是我們和一些具有親近關係的人，所共享之一個或是少數的事物。至於我所意指的「公共」，其涵蓋的範圍則包括多數。公共與私人之間的界線，常常是遊移不定的，其界線的設定也不是固定的。但是，如果再這兩者之間，沒有一些區別的話，我們將可能會失去，所謂「市民」的意義。

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私人領域，或者說「私人生活」，乃是西方的歷史與政治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本質上來說，私密性的領域所涵蓋的事物，簡單地說，便是在親密關係間、與他人無關的事，譬如說，像是兩個戀人之間的、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小孩等等。但諷刺的是，當我們把私人的事務，放到公眾的場域時，像是再電視脫口秀裡所看到的東西，我們則失去了一部份的隱私性：當我們無聊的時候，我們把一些親密的關係與情感，變成商品，而任由不計其數的陌生人來消費。我們透過廣播節目，來訴說一對夫妻、一個朋友、愛人、父母親、小孩，或者是令人討厭的敵人之間的事實。而這個醜陋的現象，這種對於公共性的腐蝕，或者，不管是以私人領域或是公共領域的事務，來取代公共性，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現在最發達的產業了。

指出必須保留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區別，並不是認為這兩者之間

沒有連結。而是要強調，我們不應該將這兩者合而為一，或者是予以消除。

UTNE：那麼，將公私之分予以泯除，亦即所謂的公民與個人之間，是如何影響著今日的民主政治？

艾許坦：其實，關鍵在於我們忘記了擁有「公民身分」(civic identity)，也就是身為一個公民，這個字的真正意涵是什麼。一切事物變成自我指涉了。因此，我支持，或者我不支持什麼事情，完全端賴於對我而言，這件事是

UTNE：但是，個人是否便是政治的呢？70年代女性主義思潮指出，並不只有階級的因素，使得他們的問題不被討論，更是因為性別的因素，使得他們的權利，沒有被包括在公民權的範圍裡。

艾許坦：我一直對「個人的即是政治的」這句口號有個疑問。女性主義者指出，由於私有化，經常使得政治與倫理價值都被變得微不足道了：許多關涉了所有的婦女、小孩與家庭的議題，都被視為是無關於政治的論辯與討論。關於這點我是同意的。但是，將個人與政治之

政治哲學家艾許坦(Jean Bethke Elshtain)，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與政治倫理學的講座教授。由於她自認是為一般市民寫作，而不是所謂的專家，因此，她所寫的書與短評，都以相當簡潔的文字出現。總結來說，在她的作品裡，她想要探究，究竟什麼是所謂的「市民權」(civility)？對一個美國人來說，究竟公民權所要求的責任和所擁有的權利，又是什麼？對於這些創造了這個在世界上，相當令人驚異、勢大氣粗的國家的人們來說，究竟呈現他們面前的，是什麼樣的何種挑戰與機會？她的近作「面臨審判的民主」(Democracy on Trial)一書，便是討論這些問題。

因此，在UTNE的這場專訪裡，鎖定討論的問題焦點便是，什麼是對於民主制度、民主精神的威脅？特別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文化、種族、性別、性傾向等的差異問題，也有越來越多的極右派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傾向的出現，甚至，還有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但卻似乎越來越少人實踐民主的價值了。那麼，對於向來以多元種族、文化融合、與民主精神為傲的美國人來說，要怎麼面對社會中所出現的，對於民主制度的挑戰，這也許是美國的學者所關切的理論，但是，對於同樣號稱族群融合、大和解的台灣來說，我們又將怎麼面對推進社會民主，所會遭遇的問題？

什麼，以及，對我個人而言，我有什麼樣的感受。因此，公共場域成為每個人可以遂行其需求的地方。當我從公共場域退出時，意味著我覺得公共場域裡的事情，完全與我無涉，不關我的事。如此一來，任何一切我「想要的」，便在政治上被定義為一種「權利」，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則完全細碎了公民權的意義。

當我們忽略、或是泯除了公眾與私人之間的界線時，個人的身份認同，便代表了一種個人的政治立場。

如果你沒有辦法看到自己皮膚以外的世界，那麼，你將難以聆聽別人的訴說。而如此一來，別人對你來說，便會變得相當惱人，因為他們干涉了你的自由，影響了你的自我表現。

間的界線去除，所有私人的事務，則都無法逃離政治性的定義、指引與操縱：不論是性的親密、愛、或者是親職的工作皆是如此。使人無所遁形。所有一切變得為假借公眾之名，而遂行私人之利。那個年代的女性主義者，的確提出了一個粉碎公眾與私人之分的口號，但是，1960年代許多東西都像是「浪漫主義的表現主義」(romantic expressivism)似的，會政治性地轉譯一切，而泯除了之間的差異，例如說像是去詆毀一切制度等等。

讓我來舉個例子，我絕對承認，在父母親與小孩之間，必定有其隱私與親密的部份。然而，一旦小孩子被虐待，則所有這些親密關係將會終止，因為，這個被虐待的小孩，將是我們的損失，是我們的教育與公民權的損失，甚至，這也是生

命本身的損失。就此觀點來說，則公眾具有關心這個親子之間關係的正當性。但是，我們在此必須相當小心，因為，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有許多群體，他們所受的訓練，與你我不盡相

同，例如，在正統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家庭長大的小孩，可能要比我看起來更為簡樸，但是，我們能夠說他們是吝嗇的人嗎？

我們必須小心這種欲加之罪，但是，在某些狀況下，我們也必須了解，事實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對我來說，這便是一種對於民主社會的挑戰：要能夠在公共與私人兩者之細微差別間，自由地遊走。

UTNE：你的意思是否是說，為了要讓文化多元的美國，能夠在這場民主制度的實驗中成功，因此，某些宗教、道德與情感性的議題，無法出現在公共場域之中？

艾許坦：讓我們這樣說好了。所有的議題均有其政治性的面向，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問題，便僅只有政治意涵而已，從理論與實踐上來看，歷史地來說，美國社會的光榮，乃是在於其所之社會生活的多元性。因此，會有一種「我好過，讓別人也好過」(live-and-let-live)的態度。當然，如果太過極端，會變成自得意滿。但是，如果滑向另一個極端，則可能會變成太過干涉你的鄰居的生活，形成一種監視和社會控制了。因此，身為一個公民，如果我們想要捍衛我們的多元文化，這便是一條我們必須走過的綱索。如此的多元主義所標示的，便是人類的社會性，以及我們人類的生活和他人之間的關係。在這裡，相當重要的關鍵是，我們認為究竟什麼對別人是重要的，雖然也許同樣的事情對我們而言，是無關痛癢的。這樣的想法，和以性別或是種族為基礎，訴諸人之間所具有之同一性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待續)

新科學

聖女貞德

遲來的殘缺正義——評《玉米田裡的先知》

文/陳文瀾



(圖為芭芭拉·麥克林托克)

自 科普及女性主義文本
成為重要的論述潮流
及出版趨勢以來，台
灣所看到的知識世界性別圖卻
依舊停留在往昔。

從第一世界移靈來的女性大師名家仍側重人文尤其文學領域，新一代男性科學明星取代了上一代男性科學明星，此種現象與藝文／女性、科學／男性的意識型態分類法，形成一個嵌合且封閉，因彼此相互反饋而使其鏈結益加牢固的循環系統。女性「其實」也適合學習、探索科學，這種必被提起的「政治正確」說法，由於缺乏大量科學女性從業人員的實證研究，影響更大的，一般人迄今除了居禮夫人外，還是無法舉出另一個夠份量的女性科學家，使得其常常淪為一種邏輯上的可能，一種無力追求的理想情境而已。甚至更反過來，因為無法否認古典的分類法，使得其更難以駁斥更被大聲喧嚷，因為在這個男人解嚴並認為女人順帶沾光的時代，一切日積月累之受難之不義，都在一種去歷史式的自由多元論述遊戲裡被剝奪了武器，法西斯及男性沙文主義則包裝著科學外衣（如社會生物學），肆無忌憚地對弱勢族群平權運動進行各種反挫。

毫無新鮮感的居禮夫人神話，即使再怎麼考證她具有女性主義意識，也有自主而浪漫的情慾故事（參見 Francoise Giroud 所著之《居禮夫人》），恐怕激泛起的心湖漣漪，一會兒便被悲涼的孤寂所冰封。於是太需要一個後輩女性典範，來



開版瀾語

書評常左右書之生死，台灣之書評卻已經成為行銷之道具，文人藉名氣混錢之方法。

破週報 開創閱讀版面，旨在閱讀文化現象，探索當今文本、閱眾及社會種種關係之所以然所以不然，撈救湮沒書海的好書，迎頭痛擊華而不實之書及文化現象。並且視書評為一獨立文類，雖因書而起，但不在書之上，亦非屈於下，而是一可與書及任何觀點相對話之文本。本版開放投稿，以一本書、一位作者或一個知識脈絡為主，若有其他類型稿件亦可，刊登條件除了寫得好之外，別無其他限制。

增加科普書籍和女性主義思維的深度廣度，《玉米田裡的先知》(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一書的主角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曾獲頒一九八三年諾貝爾生理暨醫學獎的她，在強勢媒體的推波助瀾，此書並得到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的肯定下，順勢成為新的科學聖女貞德。

去年除了麥克林托克，與專治科學及性別關係問題聞名的本書作者 Evelyn Keller 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女性科學家新聞，只是出現在史觀狹隘的本島，像沒串聯的彈珠散落在無岸的文字海洋裡，無聲無息地葬在字紙簍裡。例如，柴契爾夫人（畢業於牛津大學化學系）的老師，對於八〇年代英國政治有一定影響力的左翼科學家，一九六四年諾

貝爾化學獎得主 Dorothy Hodgkin，便於九五年與世長辭。得到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生理暨醫學獎，成長於義大利的美籍猶太裔科學家 Rita Levi-Montalcini，則因傳其所屬製藥公司私下賄賂諾貝爾評審團成員，方便她戴上此頂桂冠，真假疑雲鬧得滿城風雲並持續發展中（上述兩位女性科學之生平經歷，《諾貝爾女性科學家》一書是少數中文資料之一）。到了年末，德國普朗克研究所的 Christiane Nusslein-Volhard，踵繼 T.H. Morgan 和 H. T. Muller 兩位遺傳學學者之後，因對果蠅胚胎早期發育有重大突破，與另兩位男性學者共同拿到了諾貝爾生理暨醫學獎，成為第十位享此殊榮的女性科學家。

拜近年來性別議題熱門之賜，麥

克林托克之孤立獨行與直覺認識論（原書名乃著重於此點），被眾多美國女性主義論者標定為女性科學家榜樣（她本人不怎麼領情），在《玉米田裡的先知》上市之前，報紙雜誌已有多篇文章譯介過她，《諾貝爾女性科學家》亦曾收錄其簡傳，但引起之注意卻相差直若雲泥，在此可清楚見到文化工業對知識／權力遞移更替的龐大制約力量。然而，科普書籍有一條隱晦但持續的女性科學家傳記路線，九一年譯行的《居禮夫人》，還算是提供了另一種歷史詮釋觀點，帶動一陣言論騷動和考證爭議。當然相對於年代久遠的另一中譯版本——其次女 Eve Curie 所著之《居禮夫人傳》，九四年出版的《諾貝爾獎女性科學家》則書寫了二十世紀十四位重要女性科學家，開拓且壑深了人們之認知視野，繼之便是本書，再下來可能是吳健雄之傳記。另外值得一提的，當下男性科學家傳記大都會仔細處理他們對性別議題的態度，雖然大部分是典型的傳統男人，費曼更是反面教材。

書品

(文接 26 版)

麥克林托克之所以成為女性主義心目中的楷模人物，職因一生獨立自主和不畏艱難之故，並領先時代做一些逾越性別文化國界之舉動，譬如剪短頭髮、穿燈籠褲、不結婚與研究科學等等，不過換個角度來看，也可說選擇幾可稱為聖徒的她，完全不必冒任何懷疑辯難之風險，不但難以撼搖原本性別政治機制半分，相當程度上更窄化了女性主義的可能面向。而探討此問題，則需與她同代的男性和女性科學家們相互對照比較，才能真正釐清文化結構之癥結所在。

男性科學家們共同的焦慮是拿不到諾貝爾獎，一旦那通令麻雀變鳳凰的告知電話響起以後，他們的缺點登時變成優點，硬碰不過去時則解釋成通往成功的「必要之惡」，出身第三世界者立刻變成母國的英雄。其一言一行舉手投足，都會被附庸者過度解釋成具有高深義理的符碼，除非如 Philipp Lenard 與 Johannes Stark 般犯下「種族級」的罪（亞利安科學運動之推動者），否則在「家庭級」事務如性別議題上，他們再怎麼大放厥詞甚至荒誕不經，都無損其個人威望，甚至常說附成有趣的科學家軼事供人談興。至於「怪異」及「孤立獨行」等等，這些麥克林托克被高舉稱頌的特質，卻似乎是男性科學家定備的識別證，卻不必為此付出太多人生與學術的代價。怪異到可稱為胡鬧如鮑利和魏納，倔強冷僻如狄拉克，孤立獨行如哥德爾，科學機構只有睜隻眼閉隻眼，甚至為他們打破一些成規，對其到來唯求之不得邊論計較「貓狗小事」。

至於女性科學家則相對委曲得多，即使乾淨無塵似修女的麥克林托克，即使貢獻和成就鉅大如居禮夫人，人們挑剔缺點的理由可謂千奇百怪，不服氣之意志則堪稱百折不撓，通過唇槍舌劍仗陣成為偶像的資格，恐怕是沒結婚活得夠長而且不是猶太人。麥克林托克、Rita Montalcini 和一九八八年諾貝爾生理暨醫學獎得主 Gertrude Eilion，此三位出生於本世紀初的女性科學家，一直捱到了女權略受重視的八〇年代，才被諾貝爾獎肯定她們三、四十年前的功蹟。而梅特納 (Lise Meitner)、吳健雄和周正，因缺一個諾貝爾得主的頭銜（雖然她們應該得到），使其說服力大為減弱，因《寂靜的春天》著名的 Rachel Carson 亦然。

十八、九世紀最知名的女性科學家，首推德國天文學家 Caroline Herschel (1750 - 1848)，但因其兄長兼啟蒙人 William Herschel 同樣為重量級天文學家，她的事蹟常被此為哥哥智慧光芒的延伸。這個例子依然可以援用至今，說明生長於科學家庭或有個同行

夫婦的女科學家們之處境，例如數學家事業代代相傳的 Emmy Noether（她與十九世紀的女數學家 Sophie Germain 一樣，藉男性化筆名或友人名義發表論文），與先生齊獲諾貝爾獎的 Gerty Cori，像是哥廷根學派眾大牌學者掌上明珠的 Maria Mayer，還有頗為關注女性權益並左右法國二次大戰後核能政策，一生處於母親影子下的 Irene Joliot - Curie（上述四位與 Eilion 之簡史，亦可參考《諾》書）。而若非居禮早死，居禮夫人肯定亦名列此系譜上。麥克林托克能夠脫穎出線，反倒說明父權體制滲透有多麼地深。

透過活了九十歲的麥克林托克，Keller 勾勒出百年來美國大學研究機構性別態度之演進，與女性身處其間所面臨到的種種困厄險阻，以及許多成功及失敗的例子。但是，部分章節陳述科學史時，則嫌太過著重而忽略質的變化，把不可等量觀之的差異齊一看待，於是掩蓋掉不少權力精細運作的痕跡，製造出一種過度樂觀的信心跟氣氛。例如，作者提出美國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二〇年之間，由女天文學家 Maria Mitchell 所帶領女性從事科學工作的高潮，然而卻避開了戰爭和社

會經濟因素，再者當日科學家地位不若今天之高，在電腦大量普及之前，所謂女性的科學事業，除頗為特別的天文學家外，大抵就是低階的計算統計。眾科學範疇之情形亦不盡相等，愈是當紅的領域像高能物理學，愈是男性的天下，也愈與同為父權體制堡壘的機制如國家機器、工業財團相連，而位處邊陲的領域包括麥克林托克專業之生物學，男女比例則較為平均。

就敘述類型與思想史位置而言，還得將本書擺入科學哲學、社會學的脈絡，身為麻省理工學院「科技暨社會研究計畫」之歷史與哲學教授的 Keller，明顯受到也曾待過 MIT 的孔恩之影響（《玉》書中多次引用其文章），尤其在整理麥氏知識論上，「典範論」的味道充溢字句間。〈沒有共同語言〉一章，對比費曼、戴森合作與麥克林托克的寂寞，除了繼承了實證主義到維也納學團對語言學的興趣，她對翻譯問題的看法，亦多所根據 Quine、孔恩之理論。此書較為缺漏的是，並未詳加介紹不斷與麥氏隔海呼應，也被作者視為麥氏同道者的法國生物學者莫納德 (Jacques Monod)，這位達利的好友、卡繆的



擁護者，也寫了一些科學哲學的著作，曾引發一陣軒然大波和諸多文化現象，頗值得一讀。

在《玉米田裡的先知》之後，Keller 繼續發揮此書幾個論點及精神，其下一本著作《REFLECTION ON GENDER AND SCIENCE》，則探討受迫害更深更久更具爭議性的可能科學家——巫婆，挑戰男性所引以為傲的科學史觀。

就極為流行的科際整合，相對於其他科普書籍在理論上高來高去，本書及玉米提供了一條較務實的路線，由此可以聯結遺傳學、歷史學、經濟學和人類學。一年至少兩次到南美洲的麥克林托克向人們揭示現代種子的廣泛使用，玉米原始品種已漸漸消失（其他物種亦然），經由研究其特殊染色體的地理分布，可以揭示古代移民及貿易的路線。過去印第安人將玉米分品種分區的獨特農業習慣，除了信仰理由外，可能隱藏許多科學性的觀點。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最重要的澱粉來源，也是國際貿易物價指數之一的玉米，其育種直接間接影響到的是龐大政治經濟學問題，絕非僅僅是科學社群的家務事而已。

最後順帶一提的是，麥克林托克和她的朋友對《玉米田裡的先知》反應十分冷淡，而且所有的人都強調，她既不是隱士也不是神秘主義者（本書將麥氏算入向東方思想與援的隊伍中，例證薄弱而牽強），她本人更宣稱：「我不想看有關於我的書，也不想成為公眾人物。」，甚至拒絕為一位同事在書上簽名。若稱 Max Delbruck 將物理、化學帶入生物學，麥克林托克則是當代培根式科學的代言人，恐怕與東方相去甚遠。還有本書提及麥氏閱讀瑪格莉特·米德作品時，並沒有深入探討她對這位女性人類學家的看法，殊為可惜。

當出身科學界的國立大學校長，毫無改善校園性別歧視的誠意，部分理工學院的男學生，在電腦網路裡橫行霸道大開黃腔，日常生活裡更公然進行言語甚至肢體侵犯，科學界其實只是個大型的兄弟會。身處其間長期受害而且得不到外界什麼幫助的女性科學工作者，只有擁有自己的團體組織，自立自強捍衛本身權益，才不必像前輩們那樣辛苦過日子，事業與尊嚴兩相得兼。



▲孔恩的典範理論影響深遠。

POTS 1996 , February.9 **NO.24**

小紅花

愛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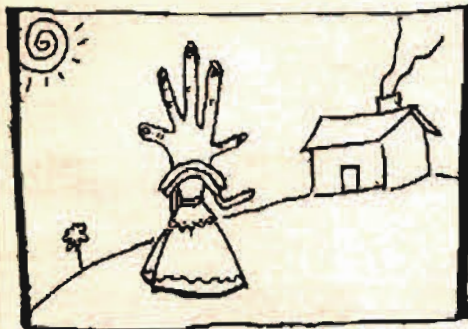
不愛不愛的人

另翼通訊口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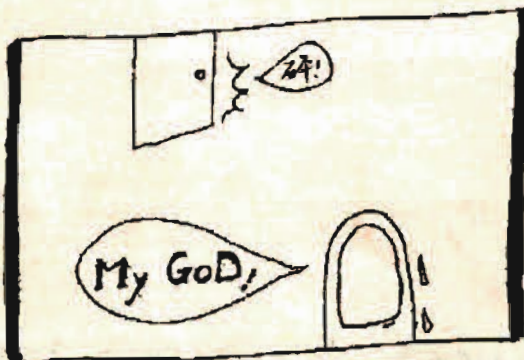
圖文/宋美英

通訊十四號：唱一首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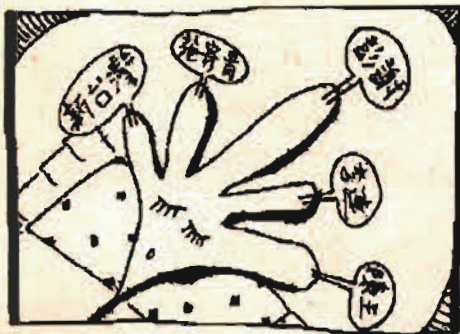
(續澳洲抽象畫派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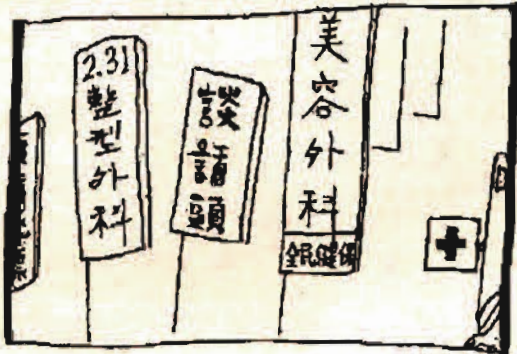
家住在山坡上的小紅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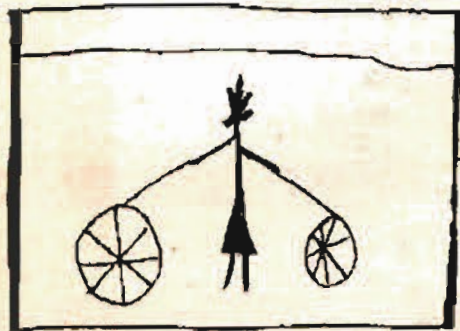
「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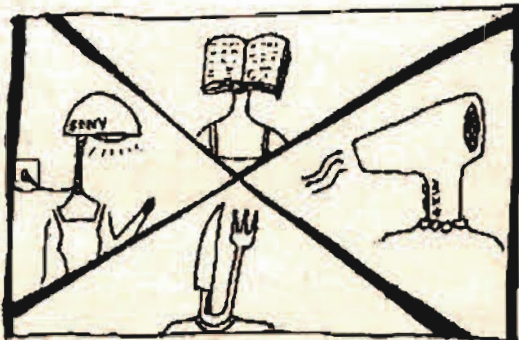
有七種想症約煩惱，



小紅花聽話照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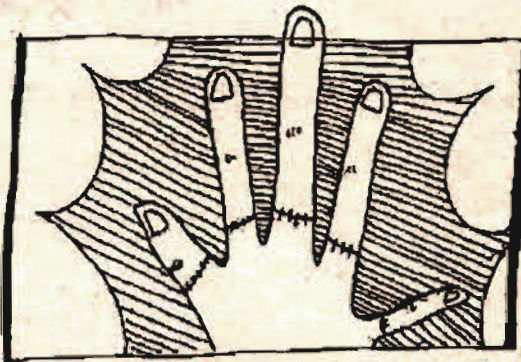
她認為自己是王母娘娘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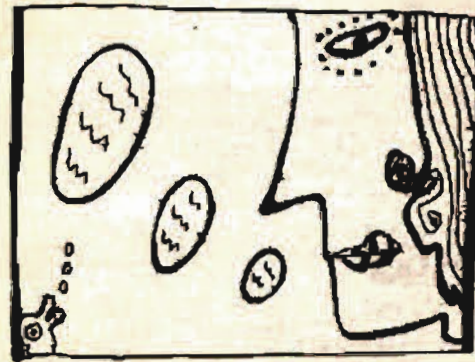
又換那一種，換了這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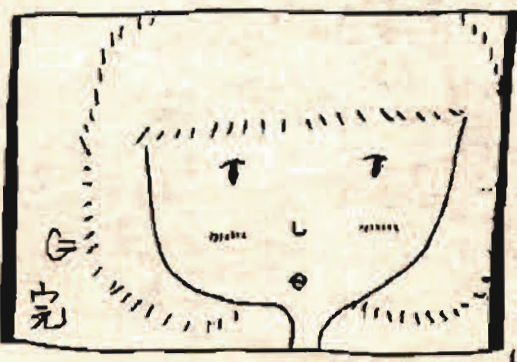
「妳最好換個頭。」



但覺得還不足，好，來約頭，取



心理醫生對她這麼說，



「洗頭小妹嘆道，真是一場悲劇！」

他們沒上學，

沒有受到

正統美術課

用一枝圓棒

召喚而畫，他們的畫具也很簡單：

訓練，

藝

在沙上點下每一個人的夢中情景，給予看不見的東西一種確實的圖像。澳洲的夢畫有三種意義在裏面：

會也呢呢呢呢呢呢

的神秘、存在的本質、以及

就一不留神彩卓望開小甜

極度缺乏想像力，

是因為其

不過，能夠欣賞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也是一件好事吧！

報馬仔

【美術】

/王錦華

★麥約雕塑展

時間：至 5.19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哈啦：麥約以女體做為創作的

唯一詞藻，她們或坐、或立、或著衣、或全裸，永遠是熱情與驕傲的，因為麥約要你相信她就是生命

★蔡瑛瑾・林正盛 都市物語

時間：至 2.11 地點：〈炎黃藝術〉台灣櫥窗（07-5854160）

哈啦：少了學院美術的包袱，蔡瑛瑾和林正盛肆無忌憚、天馬行空的就地取材

，當下活用：一個表現出成年男子蒼家活口的生存呼喊，一個則是驚懼色彩的馳騁嬉戲 他們的作品輻射著港都特有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情調

★維特金（J. Witkin）攝影展

時間：至二月底

地點：很遠，要坐飛機；N.Y.白金漢美術館

哈啦：展覽入口處有著一張告示

牌寫著：未成年者，不宜觀賞。因為 Witkin 攝影的主題大多是令人怵目驚心的——畸形人、殘障、雙性人、動物或人的屍體，甚至未出世的胎兒標

本。據說，Witkin 六歲的時候因為在教堂門前目睹一件死亡車禍，在他掙脫母親的手奔向街旁觀看時，一個受到衝擊而斷裂的小女孩的頭顱正好滾在

他的面前，就在他蹲下想碰她時，就被大人抱走了 這次視覺經驗影響他日後對死亡的慾念，在作品中刻意重新塑造灌輸生命給那些死去的肉體

★池田二十世紀美術館《現代版畫精選》

時間：至 4.14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哈啦：舉凡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表現主義、超

現實運動、普普藝術……，包括雷諾瓦、孟克、畢卡索、達利、夏卡爾、米羅……，147 件版畫精選，木板古拙的線條、石版如碳精筆般的效果一一

呈現。

★洪通逝世十年回顧展

時間：2.8 - 2.25

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哈啦：七〇年代引發一場不小的鄉土狂潮

的洪通，離開我們十年了 在炫爛繽紛的九〇年代重新回頭看洪通，在鄉土和素樸之外還有什麼新鮮事？洪通的兒子洪世保，經過「問神」、「通靈」

等儀式終於答應公開展出數十幅洪通生前從未發表過的作品，大伙捧捧場、想一想、看一看，猜猜他是用「哈米碗糕」來做畫？（答案請密切注意破週報藝文版專題）

【表演藝術】

/賴淑雅

★江之翠實驗劇場《南管遊賞》

時間：

2.10 晚 7:30

地點：三芝國中活動中心

★極體劇團

災難（幸福版）

時間：2.8 晚 8:30

地點：B-SIDE

★台

南魅登峰劇團《甜蜜家庭》

時間：3.10 晚 7:00

地點：嘉義縣東石國中

★台南那個劇團《情境・對話 II——你

說我愛你

時間：2.14 - 2.15

地點：B-SIDE

★游好彥

舞團《櫥窗 I 櫥窗 II 甘露 = 等路 = 禮物》

時間：2.15 - 2.17

地點：國家劇院

【演講】

/萬蓓琳

★電影配樂欣

賞講座

時間：2.15

講者：史辰蘭

主題：奇異新世界——電影中的另類

地下音樂新音樂」

時間：2.29

講者：傅慶良

主題：「歐洲電影爵士情——歐

洲篇」（週四晚上 7:30 - 9:30）意者洽：耕莘文教基金會（北市辛亥路一段 24

號 6 樓）電話：（02）3655615 ★ 建築藝術欣賞講座——中國民居系列

李乾朗主講

時間：2.13「北京民居」

時間：2.27「金門民居」意者洽：耕莘文

教基金會

★青年社區成長營

由文建會主辦、擊樂文教基金會承辦

活動日期

：自 1996.2.10 至 3.20 於北中南三區舉辦，由主辦單位提供食宿、交通、課程師資等所

有費用，活動預計辦理 25 梯次，每一梯次三天二夜。意者洽：台北市光復南路 467 -

10 號 3 樓（02）7237545、7231700

★台灣人物與歷史講座系列——台灣

政治社會運動人物 II

主辦單位：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時間：2.15 主題：

黃彰輝與長老會的自決運動

講者：高俊明（長老教會牧師）

時間：2.29 主

題：鄭南榕與台灣獨立發展

講者：邱義仁（民進黨秘書長）洽詢電話、傳真：（02

）7122836、（02）7174593

★《台灣劇場對話》

時間：3.6

講者：劉

靜敏（優劇場藝術總監）主題：「來自山上的聲音——「優人、神鼓」：優劇場的

演員訓練

意者洽：耕莘文教基金會

馬克思替腳材



活動時間：二、三月的每個禮拜四晚上 7:30 - 10:30 活動地點：台南市育樂街 70 號，意恩意識茶坊開放參與，每禮拜限十位後截止進場活動內容：二月份：面對馬克斯——青年馬克斯的起源二/馬克斯簡史三/以賽柏林眼中的馬克斯四/對馬克斯的再認識

報馬仔

尋找馬克斯策劃小組

一、安樂

[illegible]

★《彩虹情人週》系列活動

-21:00-地點：女書店
虹上身——台灣同志街頭展卷香）電話：

同性戀者普遍認同的彩虹旗，讓我們把穿上身，
時間：2.10（六）14:00 - 16:00 地點：Locomotion 電訊廣場

三、《渴望陽光、傳人修羅降臨》主辦：NCA（新文明同志互助團體）四、《彩虹情

主線：在這個只有同志才能參加的晚上。時間：2.11（日）13:00 - 18:00 地點：台北市新公園（露天劇場）

動大世紀、同志生活展、同志夢中情人MTV、「總辦新公團」明信片義賣

趁著週年節最後一個假日，敬邀到新公團散心作樂吧！七、《彩虹情

集仿秀、換衫、晤人、看人、迎接情人節倒數計時.....想參加的

「高榮博《藝術與性別》」 時間：2.11（日）12:00

女性研究進修班在台北恭候！女性文學、女性藝術、女性研究、

博士班修課人高榮博怎麼談「藝術與性別」！瞭解一

週三 10:20 - 11:20 頻道的性需求、性

況報導、女性的性需求、性

★《法國女性研究圖書》
3514408 (晚) 注意！法國女
子，或者體驗法國巴黎第四大學藝術
於此的，別忘了找他挖寶。

★《婦女的爱》系列廣播節目
此外本季彙集了一系列的廣播節目，分別以婦女感染現

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Bue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 : (02) 7696817

Seum (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電話：(02)7390858

B-side (北市愛國東路 71 號 B1)
電話：(02)3511607

00 - 20:00 (演講 15:00 起)
女性思想家、精神分析 / Masculine / Feminine / 同志空間行動聯盟
主講：何「同陣」打聽地點、時間有限
電話：02 - 3755413
乃至婦女電滋防治的死角等議題切入。

任何狂炫的
風流的
實惠的活動，
萬萬不可不傳真。
2367674 破週報

2.8 (四)
★Nevermind + 禁地・現場演唱
地點：Schm，22:00 - 24:00
★黃小琥・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入場

2.9 { 五 }
★黑鳥樂團 + 黃秋生 · 現場演唱
地點：台大視聽小劇場
電話：(02)2367116

★瓢蟲 (Lady Bugs) + 趙一豪 (Sissey)
現場演唱
地點：B-side * 21:30 - - 23:30

★曹良晉・鋼琴演奏
地點：Boogie，21:30 - - 23:30
★廢五金 + 骨肉皮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入場

2.10 (六)
★黑鳥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台中理想國柯比意廣場
電話：(04)6316287

★ Swanpus · 現場演唱
地點：B-side · 21:30 - 23:30
★ Waw-cow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 21:30 - - 23:30
★花生隊長 + 四分衛・現場演唱
地點：Scum + 22:00 - - 24:0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 20:00 入場

2.11 (日)
★黑鳥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
電話：(06)2267899
★迷幻幼稚園 + 四三一 + 莫名其妙・
現場演唱
地點：Scum + 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 20:00 入場

2.14 (三)

★民歌老歌・現場演唱

表演者：詹仁鵬

地點：Boogie，22:00 - - 23:30

註：慶祝鬼佬聖華倫泰節，特推出情人
人大餐及配對遊戲，來者皆大歡喜

★MTF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入場

2.15 (四)
★ Nevermind + 禁地・現場演唱
地點：Scum + 22:00 - - 24:00
★ 黃小琥・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 20:00 入場

2.16 (五)
★曹良晉・鋼琴演奏
地點: Boogie , 21:30 - - 23:30
★廢五金 + 骨肉皮・現場演唱
地點: Scum , 22:00 - - 24:00
★黃連煜・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 20:00 入場

★ Waw - cow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 21:30 - - 23:30

★ 花生隊長 + 四三一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 · 22:00 - - 24:00

★ MIT 樂團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 20:00 入場

2.18 (日)
★迷幻幼稚園 + 莫名其妙・現場演唱
地點：Seum + 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 20:00 開始

香港黑鳥地下樂團

九七前奏曲
九七前奏曲

九七前奏曲
九七前奏曲

二月九日七點半
二月十日七點半
二月十一日七點半

台大視聽小劇場
台中理想國柯比意廣場
台南新生態術環境